

和 合 记

春游芳草地，夏赏绿荷池。秋咏黄花酒，冬吟白雪诗。——圣谕

昔年有唐寅出门游春，春游芳草地，

蔡伯喈别妻，夏赏绿荷池。

杨贵妃宫中醉酒，秋咏黄花酒，

孟姜女千里寻夫，冬吟白雪诗。

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

失落黄金有取处，失落光阴哪里寻？

忠孝宝卷初卷开，拜请安国星君降临来。

宝卷初卷开，礼拜佛如来。

树从根上长，花从叶里开。

光阴似箭日月如梭，人生百岁能有几何？

良田万顷种不了许多，金银满库买不到地府阎罗。

空身来么空身走，不如趁早念弥陀。

阿弥陀佛天天念，只要你格工夫不要你格钱。

场面看看没好处，地府里罪孽要少点。

酒字三点水，色字刀在头。

丢啦色共酒，省得结冤仇。

气是米做底，财是贝做旁。

丢啦财共气，何等不风光？

酒色财气四重墙，迷失众生在中间。

若能跳出墙头外，不成那个佛来也成仙。

收留闲文归经典，开宣宝卷劝善人。

话说忠孝节义，落难古书一部，小学生今日开读，应先还朝代帝主，后还贤人出世根由。

先还哪朝皇登位，哪省州府出贤人。

经典盖板之上，注有“昔日”二字，昔者远也，日是今日。远年经典，今日所讲，远朝近还，要还朝代确然不难。

昔年昔月明朝嘉靖皇帝登龙位，山河一统治乾坤。
大明朝嘉靖皇帝登殿，江山稳便，文有忠良，武有能将。

皇皇有道讲不尽，国内该当出贤人。

这贤人既不出边邦外国，也不出荒山野地。要说出得边邦外国，人生了三头六臂，兴兵造反，和我中国人作对，就算不上贤人。要说出得来荒山野地，独霸一方，自立为王，拦挡短路，扰乱江山，称孤道寡，就更算不上贤人。

该应我主江山稳，大邦中原出贤人。

贤人出得其则不远，出在西京省北门马家巷，一人姓马，名叫定国，同缘滕氏太太为婚。
提到马定国老人，西京盖顶有名声。

提到这个马定国老人家，家里万贯家财，东库房堆金不堆银，西库房堆银不堆金，秤称银子斗量金。有前厅后厅，左厅右厅，折厅倒厅。有狮子玫瑰亭，凤穿牡丹亭。家里安童成对，侍女成双，鸡鸭成群，骡马成行。

前后园林碧波清，草积总堆到九霄云。

屋上瓦片赛乌云，走出犬儿总像麒麟。

大家要问，这个人家干豪富，可有多大官职？万贯家财摆设好，老人官职确实是不小，马定国来朝纲之中把官做，镇国公之职受皇恩。

滕氏太太福气好，镇国夫人她当身。

格老人来朝纲做官，究竟是清正官，还是糊涂官？大人做官是清如水，明如镜，坏人说话他不听。

当今天子多见爱，当作擎天柱一根。

人家总说河水清，老人做官比河水还要清三分。老人来朝纲做官，可有知心好友？交他最知己，最要好格，是东京北门王家庄一人姓王，名叫如金，同缘张氏太太为婚，这个人官封到西台御史之职。交老人好到底高程度？叫情同管鲍，义如关张，有手足之情，有刎颈之交。

忠臣来朝纲之中把官做，满朝忠臣总是亲。

格天子一散朝呢，马定国就拿王如金，请到自己朝房吃酒。吃吃酒，马定国就开口：“年兄啊，我你合得干知己，天天不是你到我朝房里，就是我到你朝房里去吃酒谈心，我也不晓得你家啊，生到几位令郎？生到几位令爱？”“马年兄，我家夫妻福气，祖上德气，生到呢一子一女啊！我家儿子大，今年十八岁喽，他名叫誉爵。小姐名叫凤英，才只九岁。”“啊呀，王年兄，你交我恰恰相反，我家也养到一个儿子，也养到一个女儿。我家女儿大，儿子小，我家女儿九月初九养格，小名叫重阳，大名呢，就叫巧云。我家儿子啊，交你家小姐同年，九岁，姓马，名力，号叫天荣。王年兄，我们不如，两人来结为亲家。你交我合得干好么，等他们下代里也合合好，我拿我家女儿马巧云马重阳，就把你家儿子王誉爵，你家拿小姐呢王凤英，就把我家儿子马力。”格王如金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欢乐八九分。肇这两个人就不肯耽搁，也不请媒人。

换酒三杯为凭证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

“王年兄，我家拿女儿把你家啊，不要你出一个钱，你干咱就赶紧告老还乡家去，你家只要等水码头上等，我马上写信家去，把我家夫人滕氏晓得，叫她弄船，拿我家小姐就送到你家去，交我家小婿成亲。”王如金一听，不晓多高兴，我是西台御史，攀到个亲家翁是镇国公之职，人家说把女儿要高攀格，确实不假哇，连夜写起辞皇表章，得到圣天子恩准。

格天子来到朝房，请来监察官，就交过印把子。

开起船来动身走啊，哪肯耽搁转家门。

水路登舟，非止一日。格天子来到家里，交夫人张氏太太一讲，老太太一听，就不晓多高兴，又不要出一个钱，又攀到这个大头亲家翁。格好了，越想越思啊越欢乐，如同拾到宝和珍。

不提王如金家去格，我们单讲到马定国老人，心上就想：我又不来家，大了格男女么，我家夫人作兴她要蹲家作主呱，不要拿女儿嫁啦得嘎，回头没得小姐把王如金家，格不等王如金要说啊。连夜写起一封书信，打发得力家将送到西京北门外马家巷。滕氏太太拿书信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心中欢乐八九分：“梅香啊！我家老人来朝纲为官，帮儿女呢总攀了亲，他承认我家亲家翁一个钱总不要花，拿小姐送他家去，你去拿安童叫得来。”梅香打趟子拿安童叫得来，“主母太太，你望我有底高事啊？”“安童啊，老人来朝纲为官，帮小姐交少爷攀了亲，你赶紧帮我去拿一班工匠请家来，好置办嫁妆。”请哪些工匠呢？像照干咱人家所说格，裁缝、木匠、漆匠、统统总请家来。眼睛一鞭，来杠忙了格六七十天，准备工作总做好了格。“主母太太，小姐嫁妆总备办好了格。”“安童，去匡匡要多少船才装得了干多嫁妆？”“好格呢。”安童跑到杠拿嫁妆一匡，叫多少船？来到塘河边，一下子叫了二十四条大舟船，就全部拿嫁妆总装上去。

滕氏太太来到小姐绣楼：“女儿，恭喜贺喜你了。”“母亲啊，喜从何来呀？”“女儿啊，你家爹爹来朝纲做官，帮你攀了亲喽，就把了东京北门外王家庄，西台御史之子王誉爵。家伙呢总备办好了格，嫁妆也全套了格，船呢也叫好了格。你赶紧啊，

上上下下换衣襟，好到东京去成亲。”

往常讲到这个小姐结婚，总要哭到嘎起码小半天。提到今朝这个马巧云小姐要去成亲，开心、欢喜了。“母亲啊！格今朝我就去了哇，就去交呢王誉爵公子成亲啊！”“女儿啊，轻声点，人家要笑呱。”格为底高这小姐干高兴啊？因为她交一般格小姐不同，这小姐来历大了，是天上格丧门星、八败命、扫帚星、骚狗星投格人，所以她听见把人家，人总欢喜杀得。“女儿啊，赶紧啊，船来河边上等，你打扮打扮好动身啊。”

她肇开箱倒笼，拣衣裳裤子对外间直捧：金钥匙拨开银皮锁，杭州锁开柳州箱，青铜明镜掇过来，胭脂花粉拿过来，黄杨木梳取过来，丝线压眉毛，鹦哥嵌绿桃，头上一把青丝发，梳个髻来翘敖敖，月斧当中插，拿个镜子照一照，就像一个大元宝。一对面花当门插，旁花插到半中腰，耳戴八宝金环子，九曲黄金坠耳梢。杭州花粉搽白脸，镇江胭脂点嘴赛樱桃。要得现，衣裳高头钉点桂子边；要得俏，衣裳总穿成套，一衬加一罩，三蓝胡皱夹外套，上加天青好皮袄，三寸袖口反过来，里间还有出风毛。八幅头围裙齐腰束，裙风对对乘风飘。上加八个大荷包，荷包高头又加纱罩。

格跑一跑来飘一飘，好似仙女下九霄。

小方鞋，没三寸，梅花盖底，
怀府上，挂香袋，喷脑真香。
笑一笑，不露齿，美貌得很，
伸出那，描花手，嫩如葱根。

说人是衣装，佛是金装，一打扮就格外光趟。“梅香，我这穿了干体面，今朝可好去结婚？”“小姐，啊咿嘎，把哪打扮起来不好看啊，你这衣裳裤子把我穿起来也像样格。”“梅香，你也好穿这些衣裳，你望望你底高腔调哇？你人倒有丈把高哇，就该升箩口干粗格腰，脸上削骨瘦，头毛总对下脱，眼睛落瞪，脸上像裱青纸能黄，对杠一撑看看像照豆芽菜，哪个总不见爱。”另一个梅香说：“小姐，她长了不好看，我长了总好看格呢？这个衣裳裤子把我穿起来总像样格呢？”“梅香啊，你还不值她了，你望望你底高腔调啊？你人只好台子干高，倒有箩口干粗格腰，头毛像把伞，脚像翘灰板，看看总不入眼。啊呀嘎，人又矮，格死尸肚子倒

长上干大，你说哪要你啊！啊，装死鹅头哇，鸭子是扁嘴，这个衣裳裤子把两人一穿，看看也像个鬼啊！”

这两个梅香么闻听到这一声，可要气死么又还魂。

小姐打扮好了格，随手么，滕氏太太就拿三代祖宗牌位全部总掇过来，盛了饭，抓了筷，铲了菜供了来杠。“女儿啊，你赶紧上前高厅去。”“母亲啊，上前高厅做底高？”“女儿，你到前高厅去别别格祖啊，等到王家才好退家亲。”马重阳小姐手脚不慢，随手来到前高厅之上，

说寿香寿烛么上寿台，上头纸马供起来。

小姐低头拜三拜，嫁到王家要发大财。

鼓打哔哔嘣，红烛映彤彤。

小姐低头拜，高厅上别祖宗。

一别祖么，小姐要走了。滕氏太太晓得格，我家这女儿交旁人家不同，来家就丧帮式腔格，上人家去晓得可来事了。“女儿啊，你肇上人家去做媳妇，不抵到来家我母亲身边了呱，我有锦囊言语要吩咐你了。”“母亲啊，你格话才多咧，早点等我走。”“慢，女儿啊，

你到王家去做媳妇，里里外外要照顾。

堂前孝顺公和婆，香房敬重小丈夫。

未晚么先点烛，五鼓要听鸡啼。

闲话少要说，免得搬是非。

公婆么在说话，不要去把嘴插。

事事么要忍耐，不同在娘家。

你邻舍么要和好，夫妻莫相争。

该应要淘气，忍耐二三分。

你穿衣要齐整，坐凳么要端正。

跑路要温存，吃饭要斯文，说话要轻声。

堂前来了客，切莫放高声。

如果你穿衣不齐整，坐凳不端正，

跑路不温存，吃饭不斯文，说话不轻声，

家中么来了客，你蹲杠放高声。

邻舍隔壁要齿论，说你是个下三等。

女儿啊，我今朝锦囊言语吩咐你，你牢牢切切要记在心。”

小姐肇动身，格么船来河边上了，轿子来楼底落。小姐应该有人拿她要搀到轿子肚里，格么她家又没得格哥哥，兄弟么又小，又没得叔子，没得哪搀她上轿，应该由梅香拿她扶到轿梁身边。这个八败命扫帚星，听见把人家，人总高兴杀得，一个趨子溜到楼底落，尖呶呶对轿子肚里一坐。

抬了轿子就动身，塘河到了面前呈。

轿梁落平，这个八败命就出来步行，跑到河边走接脚板高头，一下子跑到船高头。格些撑船格就说：“啊呀，这个大户头人家小姐，怎干不懂道理格，应该有梅香搀扶么来到我们船上。”说不要问她，这个船反正是装她格，开船动身。肇起锚拔跳，就划船撑篙。

船头碰开么江心浪，水路登舟往前行。

水路登舟，非止一日。格天子到了王如金家不远了格，他家格安童梅香天天来河边望了，因为王如金说过格，马定国他家叫船拿小姐送得来，我家只要蹲水码头上等，所以安童梅香天天蹲杠望。格天子老远就看见许多格船，高头红漆堂堂，安童打虎跳，交梅香就总对老人身边报，“老人，河里船多了，不晓可是马大人家拿小姐送得来了格？”

王如金大人闻听到这一声，急急忙忙就下楼门。

跑到河边一看，就欢喜一大半啊：“安童啊，这正是呢。我家亲翁拿他家小姐送得来格，我家就该这一个惯宝宝儿子，也就该这房媳妇。媳妇上岸呢，脚板不能踏地，赶紧帮我拿轿梁掌过来。”安童拿轿子掌到河边，船也靠岸喽，接脚板一打，格照理斯文点格小姐么，由梅香拿她搀到这个轿子里，哪晓她一个趟子溜到轿子里间，尖呶呶对下一坐。

肇抬了轿子就动身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
王大人早已吩咐安童，拿抽盒探出来，弄糕粽红绿米就装好了，来杠做底高？退家亲。说今朝轿子到门庭，我家大人喜欢心啊。

桃木弓来李木箭，七子团圆退家亲。

轿子么到高厅，惊动搀亲人。揭开红毡单，搀出一个八败命。王大人家里设供天地纸马，焚起广南真香，掌起了通宵蜡烛。小姐随手走轿子肚里出来格，交公子拜堂，一拜堂么就要送进洞房，

说夫妻拜和合，五子便登科。

长命百岁寿，千载万年和。

夫妻两个拜拜堂，吃吃团圆就圆床。抬起头来望一望，还是一张踏步床。七盏金灯朝北斗，一对红烛照南星。

夫妻两个拜过堂，到兰桂香房去安身。

格天子王大人就说呱：“夫人啊，今朝来下寻媳妇忙上一天，也不曾看见我家媳妇底高腔调，是高格矮格，还是胖格瘦格？”“大人啊，明朝我们早点起来，上万福高厅去等，儿子媳妇总归要来请安，来叫我们格呢？”说：“对格，早点起来啊。”肇王誉爵到格天子也说：“妻子啊，早点起来啊，不要头一天去叫我家父母，就弄到几咱去啊，格我家父母要说呱。”“好格呢，丈夫啊，我们起来。”老夫妻两个坐了高厅上等么，等儿子媳妇去叫他们格。

单讲到王誉爵家夫妻两个，格天子来到万福高厅，两个人深深一礼啊，格种客气，一个拜见父母双亲，一个拜见公婆大人。

王如金就说格：“今朝我望望清爽，我家媳妇究竟底高腔调？”马巧云心上就想：朝纲里文武百官干多，我家老子偏偏拿我要把到这个人家来，究竟呢，我家公公交我家老子有多知己有多好？我倒望望我家公公究竟底高腔调？”肇媳妇就望公伯伯嘎，公伯伯就望媳妇。

早先就说呱，这个小姐命不好呢，是丧门星、八败命、扫帚星、骚狗星投格人呢。哪晓朝公伯伯一望，公伯伯就上她大当，格王如金大人啊，

就一头栽倒高厅上，神脉不知半毫分。

说八败八败，家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要受她坑害。张氏太太赶紧拿老人捧起来一看啊，命总吓断，望望老人底高腔调哇：眼睛一闭，馋沫正来下滴，头朝杠一折，望望一点气总没得。“大人啊，

格你才间坐堂块高厅上间也好得很，腾腾空怎就没得命残生？

大人啊，你早先交我讲讲说说像格话八哥，干咱怎就做个大老人。”

因为隔夜才寻媳妇格，张氏太太忍住悲痛交儿子讲讲：“儿啊，你家老子又不曾害底高病，才间坐堂啊对下一倒，哪晓就没得命，赶紧买棺木，拿你家爹爹收尸入殓。”王誉爵赶紧叫安童，买大大沙枋棺木一口，随手呢就拿老人收尸入殓，请僧道来做斋设醮，超度老人的亡灵。

三尺麻布当门挂，公子做磕头礼拜人。

不晓请到哪里格霉先生，看过日子啊，这个棺材要搁到四十天才好抬出。上来安童梅香么，大家总来下看夜格，到了二十天朝开，个个眼睛涩罗呵，瞌睡就比往常多。安童就偷

懒，不看夜，溜了去困格，梅香望望安童去困啊，说：“他们好困，我们不好困啊，我们也去困。”安童、梅香总去困觉，就张氏太太个人来杠看这个棺木格。哪晓张氏太太，天天夜里更更啼哭嘎。

哪晓格天子夜里哭嘎哭，哭得心上就像突粥，一口气朝喉咙口一郁。

张氏太太一头栽倒了地埃尘，活跳鲜鱼又丧残生。

等到天亮，安童说：“梅香妹妹，你们夜里不看夜，为底高来困觉。”“格倒稀奇格，你们好困，我们不好困啊？”“啊呀，格夜里就主母太太个人来杠块嘎，我们哨点去望望看。”

安童梅香就动身，张看太太一个人。

跑到棺材身边一看，命总吓断，背背牵牵，张氏太太倒硬了棺材脚底落格。安童也叫“主母太太”，梅香也蹲杠叫“主母太太”。

高喊三声不答应，低喊三声也不作声。

安童梅香打趟子就对少爷身边报，报于少爷知道。格么王誉爵家夫妻两个也不曾起来。安童梅香捶门打鼓：“少爷格，你哨点起来，不，不好了格。”“奴才，清清一早，怎得就说我不好。”“不不，不是你不好，主母太太夜里看看夜，眼睛一闭，倒了棺材脚底落没得气了格。”

王誉爵闻听这一声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赶紧拿衣裳裤子一套，对棺材身边就揪虎跳，跑到杠一望，母亲困了来杠。格跑到前间来捧住啊，亲娘喊了不绝声。王誉爵喊声“亲娘啊，你往常交我讲讲说说么也好得很，格今朝怎一命呜呼丧残生？亲娘啊，你肇一命呜呼归地府，丢下我孩儿靠何人。”

曾剩歇歇，马巧云来了格：“丈夫啊，人死了不得复生，草枯了才得逢春，格么婆婆死总死啦得格，你蹲杠嚎底高丧啊？你就哭到明朝，她格就得活嘎？”王誉爵一听，叫怒从心头起哇，恶向胆边生，回过背来一把背住八败命格领宗：“妻子啊，你堂才上我家来多少时哇，我家肇娘啊老子总死啦得格。”“格倒稀奇，他们死啦得关我底高事？我又不曾弄刀拿他们杀啦得，又不曾弄绳子拿他们收杀得，死啦得么也不拉倒了，我弄杀他们格？我点点烛来烧烧香啊，他们早死一天好一天。”回过背来呼嘟，她倒走了格。王誉爵没得办法，眼泪叭嗒，打发安童又买一口棺木。这两口棺木么搁得高厅上，格要哭坏公子一个人。“父母双亲啊，

你们肇夫妻两个么都丧残生啊，可比格黄连么苦三分。

双亲啊，你们肇条心条肠么归地府了，丢下我孩儿苦伤心。”

僧道两班超度已毕，拿两口棺木抬到田里入土为安，栽松植柏。格八败命到了这个人家里，公伯伯、婆奶奶总死啦得格。格对这九岁格姑娘可好呀？来我们这个世上，拣不到干好格嫂嫂。对姑娘王凤英干格好法子，究竟好到底高腔调？

一句话，不尴尬，噼噼啪啪。

两句话，不尴尬，就棒棍上身。

哪怕一件小事做不好，浑身就打了青一块紫一块。格天子帮这个嫂嫂倒茶格，这个嫂嫂拿她不当姑娘看待哇，比对梅香也差三等。一天到夜要服侍这个嫂嫂，帮她倒水刷地啊，就忙了不及。格天子不曾当心，手拿起来一揩，茶盅对旁半个一栽，茶盅倒翻啦得格，这个八败命撒野，背住王凤英姑娘就打，拎住她格青丝细，背住她格蒂都蒂，拿她一下子揿到地，捣拳没柄，到她浑身就钉。

格打一记来骂一声，头上就敲到她足后跟。

究竟呢，这个姑娘把她折磨多少时啊？九岁格辰光娘老子死格，一笔折磨到十三岁，小姐被她折磨得不成腔调了呱！真是三根筋鑿住头，瘦了跑路总跑不动。格天子就想：我家哥哥又是忠厚老倌怕老婆，娘啊老子么又总死啦得，我就有底高苦处么对哪个讲，我也说不出嘎，罢了罢了格，

阳日三间日子我也不愿过，我来悬梁高挂苦根绳。

来到自己绣楼，拿梳妆台子拖开来，上间放张杌凳，人撑到梳妆台高头，站到杌凳上间去，用丝鸾带做一个相思扣，牛结箍，活络结，随手对柄条高头一系，弄头钻到这个圆圈里间去，又赶紧脱出来。为底高？生怕生，死怕死啊。

圈子外间是天堂路，圈子里间是鬼门关。

小姐临死之前，哭得是死去活来，喊声哥喂，

你家妹妹今朝来堂绣楼上，马上就要丧残生啊，
你哥哥也不知半毫分。

父母双亲啊，你家女儿马上要到阴司地府去啊，
会会你们父母两个人。

我究竟前世里作得底高孽，今世里年纪轻轻就丧残生？

小姐哭嘎哭，哭得心上就像突粥，狠狠心肠，小姐拿头对圈子里间一攻，脚底落拿杌凳一拱，“砰嘭”，杌凳倒啦得格。杌凳一倒么，小姐脚底落腾了空，两只脚只是来杠搔，嘴里又不得对外叫。就来这生死危急的紧要关头啊，

王凤英小姐来绣楼上间寻短见，骊山老母早知闻。

骊山老母来昆仑仙山玉书宫，心血来潮，坐卧不安，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：“啊呀，不得了了呱，王凤英是上界红鸾星宿下凡啊，她交安国星宿马力，在五百年之前就伴吃仙桃子，结下了姻缘海能深，马力将来要封到九千岁之职嘎。

如果等她丧残生，九千岁家没得正夫人。

赶紧，我要去拿她救到我仙山上来，我交她有师徒之份了，不如拿她救到我身边来学法，将来等到机会成熟，好等她下山，夫妻成婚匹配。我不去，哪个去啊？现在不去，等待何时？”肇骊山老母不肯耽搁，

仙风阵阵就动身，飘渺荡荡下凡尘。

仙风一散，就对王凤英绣楼一站，将身一抖，变做个年老婆婆模样不丑，手拿起来一拂，丝鸾带一断，小姐砰通对绣楼上一跌。对杠一撑么，口中就开声：“凤英醒来，凤英醒来，凤英速速醒来。”不是叫她格人，而是叫她格魂灵，小姐因为才吊杀得格咧，魂灵不曾走出去多远，把骊山老母一叫就打转。

小姐真魂入得窍，苏苏醒醒转还魂。

小姐转还魂，嘴里只是哼。

行走两三步，枯木又逢春。

小姐拿眼睛一睁，看见一位老婆婆对她门口一撑：“婆婆，我多谢你今朝救了我了，我还是不要命残生。”“小姐，若蹲世上捱，不要对泥肚里埋，阎王家不寻你，你倒想发阎王格财？为底高蹲堂寻这个短见啊？”“婆婆啊，我命苦如同盐卤，根由细底，哪比得上你啊？”“啊呀小姐，你就不说我也晓得你怎样苦法子格，你可肯跟我走哇？”“上哪去咧？父母双亲又死啦得，哥哥又是个怕老婆没用头。前门关格，后门闩格，我对哪里跑得掉哇？天井里又没得梯，叫我插翅总难飞。”“啊咿嘎，小姐，你只要肯跟我走，我来驮你就是了。”“你年纪干大，我干重，你怎驮得动啊？”“啊呀小姐，你不要看我年纪虽大哇，我力作还好了，你只要拿眼睛闭着得，扒住我肩兜，我只要背住你格衣袖，耳听风声响，你千万不能睁眼。如果你睁了眼，格要走，想总不要想。你眼睛闭着得，我才能驮动你咧，格睁堂我又驮不动你格。”“好格，婆婆，你带我出去么，只要有个安身格堂子，我一世不睁眼睛，哪怕做瞎子总情愿格，我蹲堂过一天恨一天。婆婆啊，你不晓得嘎。”“格好呱，哨点走哇。”随手小姐肇扒紧了骊山老母格肩兜，骊山老母就背紧了她格衣袖。骊山老母大显神通，用拨金光一道，小姐伏得骊

山老母肩兜上。

只听见耳朵口头呼噜呼噜如雷响，飘沙荡荡就动身。

云里走来么雾里奔，昆仑仙山面前呈。

仙风一收，拿小姐对仙山一丢：“凤英啊，你好拿眼睛睁开来了哇。”凤英拿眼睛一睁，望见自己对一座高山上一撑，“婆婆啊，你拿我驮到堂块来做底高咯？”“凤英啊，这个山就叫昆仑仙山。你要问我啊？我就是骊山圣母呢，我交你有师徒之份了，我肇救你来呢，就蹲我身边学法。”小姐拿眼睛揉揉揩揩，再拿眼睛睁开来一望，不是早先格婆婆了呱，而是骊山老母撑了她面前。

小姐赶紧跪倒高山上，师父连连叫几声。

格小姐挨救走了格，她家家里梅香到绣楼上望不到小姐，报于王誉爵知道，“少爷格，不，不好了格，小姐不来绣楼上。”“作兴来旁的地方么？”“我们总寻转过来格，一转总寻不到格小姐，不晓上哪里去了格？”八败命又狠，王誉爵又不敢交她说，肇就暗里下打发安童梅香出去帮寻。到哪里寻到咧？被骊山老母救到仙山去了格，所以呢，难寻到这个小姐。

众位啊，不提小姐暂且有了安身处啊，我们再提皇城一段情。

单讲到马定国老人格天子来朝纲里就想：我家女儿嫁出去几年了，也不晓得可曾生到几位外男，生到几位外女？做官千年好，不如农夫半日闲。我不如告老还乡，回转家中，全家团圆，乐于清净，胜如来堂皇城做官。连夜写起辞皇表章来，第二天早起，五鼓三点，圣天子坐殿，钟鼓齐鸣，文武百官都来朝驾。文官站到金銮殿，武官站到牡丹亭。万岁皇开金口，帝露银牙：“各位老贵公、各位老爱卿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速速卷帘退朝。”老人手脚不慢，就拿辞皇表章赶紧呈上：“万岁，微臣有本不敢不奏，无本不敢乱奏。”“老爱卿，有何本章，速速奏上，孤家我洗耳恭听。”“万岁，微臣我年纪高大，耳聋听不见钟鼓响，眼瞎看不见拜明君，伏望我主来准本，赦放微臣转家门。”“老爱卿，你年纪过了半百，胡须都已经花白，既然你不为我孤家操心劳碌，格么，孤家一面准本，等你回转自己家门，赐你养老黄金千两、美酒百缸、绫罗百匹，等你老爱卿带回家乡纳福去吧。”“万岁，黄金千两臣家有，不必我主费龙心，你只要赐我‘回避肃静’四个字，等我早点回转自家门。”“爱卿啊，你保孤家江山数十余年，功劳浩大，你假使空身家去，底高总不要么，我孤家也无恩可报，也对不过你啊。来啊，国家宝库房里宝贝多咧，有丹书铁券，乃是鞑靼国进贡到我们中原来格，孤家不如拿这个东西赐把你保管，你带家去，假使你来家相了心焦，没耐烦格，你到皇城里来，只要有这个东西摆了身边，上殿来见我孤家格。

上殿不要见君臣礼，皇兄御弟就两相称。”

打发穿宫太监，拿宝贝走宝库房拿出来，随手交把马定国老人。老人谢主隆恩，退后百步，来到自己朝房，请来书仪官，交过印把子。到塘河叫舟船一只，开船动身。

水路登舟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转家门。

大人回转运气通，天空赐他好顺风，

顺风顺水来得快，到了西京天妃宫。

转过弯，前间到了西水关，调过纤，望见岸上祠三殿，转弯抹角，老人格船来到自己家水码头上。

得力家将报一个信，母子两个总知闻。

娘儿两个赶紧出来迎接老人。厨房不曾歇手，赶紧为老人办酒，接风洗尘。“大人啊，往常你在朝纲做官要家来，总要谣讲到几年，堂不曾听见说，你怎就家来格？”“夫人，我来朝纲做官，人来杠，心也不来杠。人家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呢，我蹲杠也心焦了，我交你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，一月不见，如三秋兮。我你隔得十几春，等于隔得有百年了，所以我再告

老还乡家来格，我肇不去做官，一落里就蹲家陪你了。”

滕氏太太闻听到这一声，心中欢乐八九分。

“大人啊，你家来再好没得。你不晓得格，你蹲杠做官，我蹲家也盼望了呢。大人啊，我们今朝来相会，如同拾到宝和珍。”

老人一听，就不晓多高兴，“哈哈”啊呀，夫人，你不提到宝和珍拉倒，提到宝和珍，我这一次告老还乡家来，万岁赐我镇国之宝——丹书铁券，也是外国进贡到我们中原来格，万岁肇把我保管格。万岁说格，蹲家相了嫌心焦，上金殿见驾，只要有这东西摆了袋子里，上殿不要见君臣礼，皇兄御弟两相称。我把你望望看。”走身边拿宝贝拿出来格，对台上一摆，霞光万道，夺目难睁。“夫人啊，

万贯家财好遗失，你千万不能失落宝和珍。

你不要看这东西小哇，价值不少了，遗失啦国宝犯法，我头就要挨杀，我拿这个东西现在就把你保管。”滕氏太太么拿丹书铁券收了箱子格。一家门三口，肇坐杠吃酒，讲讲说说倒也是不丑啊。

众位啊，不提他一家三口坐杠讲讲说说欢乐得很，一场大祸倒来临。地府里格阎君来森罗宝殿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“鬼使啊，有西京北门外马家巷马定国，配他有家乡份格呢，今朝走皇城告老还乡家去呱，他年纪已经五十六，阳寿已经满足，你们不能耽搁，现在就要帮我去捉。”格鬼使一听，起老体头能大格劲：“阎君啊，我们桩样不会，上阳日三间去捉人是老内。”肇无常鬼做队长领头，他是捉人格头子，肇后间哩咕拉牵一大淘格鬼使总跟得来。来做底高？来帮做对手，有高子鬼、矮子鬼、胖子鬼、瘦子鬼、鲜翻鬼、促狭鬼、尖刁鬼、阴促鬼、淹杀鬼，鬼使一大淘，总跟无常鬼跑。一阵阴风，就对马家巷一攻，找到当方土地菩萨。

地头无鬼不生灾，土地带鬼进门来。

个个鬼使不肯耽搁，来到前间，就到马大人头上拿起来一掐，腾腾空马大人头上就冒煞，鬼使拿温凉汤连洒几洒，老人人格身子只是发歹。

三洒四洒了不得，寒寒热热就紧缠身。

老人尖呶呶，泥塑木雕就对杠一坐。滕氏太太就说呱：“大人啊，不嘎，你吃吃酒坐堂做底高呀？我看看你格腔调，像照忧心悄悄，眼泪要对下抛。”把她一说嘎，眼泪当真抛了台上了格。“夫人，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嘎，
我早先坐堂吃酒么也好好了很，我干咱寒寒热热紧缠身。

夫人，我热起来如同炉中火，冷起来如同水生冰。

我一歇寒来一歇热，寒寒热热分不清。

夫人，这个椅子凳，我也坐不动了，赶紧扶我到床上去安身。”

娘儿两个吃亏，就拿老人对床上一背。格鬼使就说：“阎君注你三更死，哪肯容情到天明。”鬼使不肯耽搁，就到老人头上一拍，老人喉咙口痰对下一咽，嚯落，豆腐店关门，只好歇作。只看见他两手来杠伸，两脚来杠蹬，叫又不作声啊，

喉咙里断了来往气，牙关骨咬了紧腾腾。

才上来当他困着得格，歇上蛮多时，拿他身子一翻，望见里床馋沫滴上一大滩，头朝杠一折，望望一点气总没得，手到他额头高头一掀，冰冷冰冷，“儿啊，不得了了格，你家爹爹早就死了呱，这身上总冷了呱。”滕氏太太跑到前间来捧住，喊声大人：

“你早先坐堂我们讲讲说说你还像话八哥，你干咱困堂怎不作声。

我究竟前世作得多少孽，今世烧啦多少断头香，你拿我丢了半路呢。

你来黄泉路上要慢慢走来慢慢行，等等我这苦命好一同行。

大人啊，格你慢慢走来要慢慢跑，我们夫妻同过奈河桥。”

马力发狠，也困了杠乱滚。马力喊声：“爹爹，格你怎走得向前呱，丢下老格老来小格小，叫我们母子两个靠何人，人家总说么黄连苦，我比黄连还要苦三分。”母子两个心如刀绞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家里有一个哈里哈气格安童，呆咕唠格梅香也都来解劝，把大家一劝，气就消啦一大半。买大大沙枋棺木一口，拿老人收尸入殓。

三尺麻布当门挂，公子做叩头礼拜人。

请僧道两班做斋设醮，超度老人人格亡灵。超度已毕，拿老人人格棺木送到田中，入土为安，栽松植柏，来到坟堂，交过灵牌。马力就说呱：“母亲，爹爹来皇城上任，伤风咳嗽总没得嘎，家来又不曾害底高病，怎就没得格命啊！亲娘啊，格人家总说么黄连苦啊，爹爹比黄连苦三分。母亲，我只有来用功苦读嘎，将来呢，好龙门高跳，如果皇上开南选么，

我只要有了高官并禄位，祖先三代总有名声。”

肇马力日夜读书用功，一点总不肯放松。哪晓格天子夜里读夜书格，夜静夜静，听出去不近，一阵风，书声传到天宫。玉皇大帝端坐灵霄宝殿，心血来潮，坐卧不安，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：“啊呀，安国星宿下凡，马力号叫天荣，现在来凡间托生，已经长大成人，将来帮皇定国，为国家出力，要封到九千岁之职。但不过呢，久磨久难成天子，不磨不难就不成人，配他眼下要吃啦点苦，要受啦点难了、受啦点罪了。”玉皇大帝站起身，玉磬三响召真人。召哪个呢？拿火德星君召到御宰台前，“玉主啊，望到我，我只会放火。”“星君，原只要你去放火呢。”“到哪里？”“西京北门外马家巷，安国星宿马力家去放火。”“烧几趟？”“星君，旁人家犯天火烧只烧一趟，这个人家最少要烧他三趟，要烧了他家寸草无根，坟堂安身落难，沿街乞化要饭，受尽苦中之苦，难中之难。”“几咱去咧？”“现在不去，你等待何时？”肇火德星君带了火弓、火箭、火尺、火旗、火印。火弓、火箭可以引火，火印打到哪里只能烧到哪里，不要烧过了，烧了旁人家去。

带了宝贝把凡下，哪肯耽搁片时辰？

仙家来时一阵风，去时影无踪，云头一滚，能走几省，芦花一颤，能走几千。仙风一散，就对马力家府门口一站，一望啊，外间夜半深更，四转伸手不见五指，面东不见面西，我这天火夹不到凡火，烧不起来啊，我来寻，可有哪里有火种。火德星君晃上几晃，转上几趟，马力小书房读书格壁灯上有火来杠。火德星君不肯耽搁，将身一抖，变作个飞蛾模样不丑。一阵仙风，对他小书房里一攻，“扑秃”，飞蛾对马力书高头一伏。马力一望：“飞蛾，飞蛾啊，我眼睛涩罗呵，像瞌睡比往常多，你怎交我来打搅，弄我书总读不到多少，你哨点死走，不要蹲堂吵我。”拿飞蛾背起来对地落一撂，火德星君变格飞蛾又飞上来，伏他书高头。火德星君就想：今朝放不成火，我总归不走。马力说：“你格冤家，你又飞上来做底高啊？”拿飞蛾背起来又对地上一撂，飞蛾又飞上来伏他书高头。“飞蛾，飞蛾哇，扫地恐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，你三番五次吵我哇，你不能怪我，你今朝自己投火。”他肇背住飞蛾一个翅膀，蹲杠惹厌，弄飞蛾格一个翅膀放火高头，蹲杠燃翅膀，哪晓飞蛾翅膀一扑，腾腾空火星就溅了满屋。多大？才上来只有芝麻干大格火星，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肇到黄豆干大，团圆干大，汤团干大，捣拳干大，到碗口干大，盆口干大，箩筛框子干大，大篮干大，盘篮干大。一阵大风，满间三屋总是火，不、不不好了格，火烧了：“不得了了格！”把他一叫可有哪听见啊？倒霉了，邻舍隔壁家个总不曾有哪听见，家里安童梅香总听见了格，就说：“乡下人格土话不错哇，三十年富贵轮流转，六十年河东转河西。老人在世，家里发财像涨潮，堂半夜三更倒又火烧了。我们哨点走哇，不要蹲堂受罪啊。”也有人说格：“走哇，沿小把他家买家来格，蹲他家干多年代，就空手两捣拳走哇啊？”“格你说怎弄？”“趁干咱没得哪问账，他家东库房有金，西库房有银、珍珠八宝，而且不少，我们赶紧趁火打劫。”也有些老诚头子就说：

“格难看了，老太太对我们不薄嘎，拿我们当子女看待呱，你怎好趁火打劫，回头看见人头对熟面，一点总不像样。”“有钱哪里不好去，就揆于蹲他家堂团近四转格呢？我们只要弄到钱，东格东来西格西，改名换姓就去做生意。”把那个安童一说，大家蛮凶，就拿金子银子抢劫一空。

有星君，奉玉旨，前来放火，
东有邻，西有舍，哪个知闻？
青烟起，红烟落，火光灼灼，
前到后，所有屋，总化灰尘。
火势腾腾真正凶，房子围在火当中。

夜半深更着火呱，带烧带相，一下子烧到大天八亮，拿天恨不得总烧红了，马力交他家母亲可曾溜出来啊？因为小书房先着火，马力溜出来格，他家母亲来床上翻来覆去不曾困得着，思量到老大人家来就死啦得嘎，听见火烧，赶紧也溜出来格。溜到外间，娘儿两个是抱头大哭，滕氏太太喊声：“心肝啊，我家夜半深更，

房子来火坑里间全部化灰尘啊，肇到哪里好安身。

我家究竟来前世里做得底高孽，今世里苦到能功程。”

马力就说呱：“母亲，你也不要难过哇，虽然房子烧啦得，我们比安童梅香好多了。”“儿啊，好底高啊？”“母亲啊，安童梅香来火肚里总烧杀得格，总化作灰喽，尸首也没得格，我们比他们好哇，没得房子你不要愁。我家库房里金子、银子、珍珠、八宝多了呢，只要有钱么也好起房子格。”赶紧打开灰路，哪晓跑到库房一看，眼睛发暗，金子、银子一点也没得格。马力喊声：“亲娘啊，人家总说金子不怕火来炼，我家金子、银子么来火坑里间化灰尘，我们就怕也没有命残生。”“儿啊，这肇没得钱，我看只好卖田。”他家田多了，拿田卖啦得，肇弄到了钱喽，“母亲啊，父亲在世格辰光，河里也有一批树倒了下，不如请邻舍隔壁埭上人帮忙，来拿这个树捞上来，请木匠帮刨削刨削。烧黑得格半断头砖头拈拈堆，泥水匠、瓦匠家来弄点烂泥抹抹，我们就该两个人，不如少起点房子，先住下来再说。”

滕氏太太闻听到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肇拿树捞上来，拿木匠瓦匠总请得来，眼睛一鞭，曾剩几天，起到一个小小四关厢。“母亲，往常人多，住了房子也多，肇我们就两个人，人少，我看这个四关厢，倒也是蛮好。”“儿啊，你嘴唇边薄绡绡，说起话来轻飘飘，你望望这底高房子，你家爹爹在世格辰光，那个房子多好哇，我拿这四关厢好有一比了。”“母亲啊，你拿这四关厢比作底高呀？”“心肝啊，

比做描金箱子白铜锁，外间好看啊里边空。”

马力天天夜里也要读书，格四关厢高头不曾装门，夜里读书读不成，为底高？火上不住，夜里要起风格，“母亲啊，明朝我起早上东埭上张师傅家去，这个张木匠手艺又好，我家起四关厢么，墙脚边头也多到几棵干树来堂，请他家来钉嘎两扇门，夜里也好遮风。”“儿啊，好格，格你明朝去望望看。”东天才有点放毫，马力就对东埭上张木匠家跑，张木匠挑个木匠家伙担子，正出门上人家去起屋。“张师傅啊！”“啊咿嘎少爷，你怎干早格？”“张师傅，我家四关厢么高头没得门，请你帮我家去打门格。”“好格呢，几时去啊？”“今朝最好就去。”“啊呀少爷，今朝人家看了良时好日开工。”“格倒几时有工夫去啊？”“就能呢，今朝我到夜交主家商议商议，拿家伙带家来，我明朝去。”“好格，张师傅啊，你明朝去也好格。”因为他家老子在世格辰光，说做官不欺当乡人，对大家总蛮好格，蛮客气格，所以张师傅到夜拿家伙挑家来了，明朝过来上马力家打大门格。眼睛一鞭，忙上几天么，拿门倒打好了格，刨削刨削么，较验较验拿门就装上去了呱。外间几咱？中饭过后，晚下辰光，也不曾夜咧。格木匠把门装好了么，你早点死家去呢。不，他坐杠说老飘，笃老言白：“太太，一两黄金四两福嘎，

老大人在世这块堂子好了，金地、银地、福地啊，老大人一死，堂半夜三更就犯火烧，晓得格是火烧绝地了，就怕这块堂子你们不好住了呱。”“啊咿嘎，张师傅，格你叫我们住哪里去？”“太太，我大半世手艺做得来格，我有办法格呢。”“你有底高办法？”“我来帮你家化解化解，来这个门引子高头哇，

钉嘎两支太平钉，向后一落里就太平。”

“啊呀，张师傅，格请你。”“好格。”张木匠走木匠桶里拿两只钉拿出来格，可是干咱新社会格洋钉？不是的。过咱旧社会总是爬头钉交枣核钉。可是张木匠买带来嘎？不是的。个把月之前王家庄王老八十死了，张木匠去抢忙材，做棺材格，多到两支钉啊，顺便就对箱子里一撂，今朝拿出来格，哪晓人无过头之力格，他又钉不到格高头，他肇怎弄？就拿脚底落刨格木花全部总撸堆，对木花高头一撑，哪晓钉上几下子，总难钉得下去啊。他肇没得办法，就拿木花统统弄笤帚刷刷，对脚底落一垫，左手抓住爬头钉，右手抓紧了大斧柄，牙齿咬挤绞了，狠狠心肠，弄大斧脑头对爬头钉屁股高头，铁对铁，拿起来一敲，火星对地落风干木花高头一抛，哪晓又犯火烧。火德星君就说：“妥了呱，我还不曾走，又挑我哇？正好放火。”风干格木花越费越哨，越费越大，他还来高头钉。马力说：“不要钉你格死尸了喂，火烧了喂。”不好了哇，老木匠朝脚底落一看，命总吓断。大斧一撂，吓得就揪虎跳。

张木匠只是跑来只是溜，腰把子弯了像秤钩。

吓得气总不敢喘，不曾溜出二十步，倒跌啦十来个大跟斗。

一下子溜到家，对家里一坐，吓做底高腔调？浑身来杠抖，就像筛酒。牙齿敲叮当，浑身像筛糠。肩膀一撞，牙齿总不得交合。

他家儿子媳妇就说格：“不嘎，今朝去装门格，你怎这个腔调家来格？”“啊呀，不不不，不好了，房，房子总被我烧啦得呱。”“父亲，你干大年纪，叫你不要去做格倒头木匠么，你要去，吓坏了呱。”肇赶紧请医生来帮他看，这个医生是团近有名格医生，医术相当高明，就是他不会看张木匠这个病。张木匠底高病？才吓起来格鬼毛病，土话就叫三牙子。你不会看么，你就不要去逞能装懂呢。开过方子，对他家儿子就说呱：“按照我这个方子，拿药抓家来，让你家父亲一吃，不歇几天就好格。”哪晓药不对症，不但吃得不好，相反毛病变严重了，原来只是三牙子，一严重就变成病了，俗话说，病转症，不要吃药；症转病，没得命。

张木匠症疾转成了病，一命呜呼就丧残生。

人来世上可好多手乱脚，又不曾有哪请他钉太平钉。帮人家钉，钉啊钉，自己送拉一条命，拿旁人家房子也烧啦得格。马力拿母亲滕氏太太赶紧拖到外间，曾剩一歇歇辰光，房子、四关厢全部总烧啦得格。滕氏太太因地落就滚：“心肝啊，

我家两次房屋来火坑里间化灰尘，我们肇到哪里去安身。”

邻舍隔壁、南埭北埭大家就说呱：这人家怎干霉格？火烧上两趟，烧了寸草无剩。赶紧，我们要救济他家了。也有人家畚点米麦来，也有人家倒点油盐来，也有人家搬两个香科来，也有人家捧两个芦头来去救济他家。马力说：“母亲，现在没堂子住，这个香科芦头长拖拖滑的的，不要再烧啦得。”“儿啊，格怎弄？”“起楼房去啊。”“儿啊，倒不是我说你了，香科芦头也好起楼房住来？”“母亲，我家这楼房交人家不同，不是实墙实盖格楼房啊，我家这楼房又不长，又不圆，又不方，就叫滚箍楼呢。”娘儿两个拿格香科芦头，正捧了去来下搭滚箍楼。隔壁头孙奶奶来了格：“少爷，你们来杠做底高哇？”“孙奶奶，你哪里不晓得，我家堂回禄两次，没堂子住，来堂搭滚箍楼住了。”“啊咿嘎，少爷嘎，你不要拿格滚箍楼搭到格里间去啊，搭堂河边上点来，假使滚箍楼再犯火烧么，我们来救火也好帮你家背水出劲对上浇呢。”“孙奶奶，我家堂也才动手了，你就来说开口话啊。”滕氏太太就说：“儿啊，我交她邻舍做了干多年代，晓她格脾气格，她是个直爽人啊，哨嘴，有话她就要直说啦得格。这个香科

芦头风干，背不起来刮，一烘就没得呱，就拿滚箍楼搭河边上去。”

肇拿滚箍楼对河边一搭，没得灶烧，马力又跑到隔壁头孙奶奶家，“孙奶奶，我家依你呱，拿滚箍楼搭得河边上格。肇没得灶烧，你可有底高办法？”“没得灶不要紧啊，我有办法格呢，我家杠墙脚边头有一个坏箩，你拖家去泥一个泥圪塔，就好当灶烧格。”底高泥圪塔啊？像过咱格缸锅样格，就滴点大个锅洞门。

肇没得草，香科芦头总搭滚箍楼搭啦得格，马力拼得吃苦了，天天去樵柴，才上来总是拈格干格，树高头抛下来格，鹁鸪鸪柴，格东西又没得火力，不经烧哇。他肇问人家借绳索扁担，总爬到个大树高头，扳手膀子干粗，碗口干粗格柴。一大担就挑家来，这个柴青格，哪烧得着？翻腔，烟搅蓬天，眼睛烧了总不得鞭。“母亲啊，这柴烧不着。”“儿啊，烧不着要吹格。儿啊，搭滚箍楼，来个河边上多到一根竹子来杠，有手膀子干粗，有半庹多点长，你拿家来，拿节笆打通，做嘎一个吹火筒，一吹锅洞里就着格。”

马力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肇拿竹子拿家来，吹火筒做起来，他拿吹火筒对锅洞边一搁，嘴对吹火筒高头一伏，眼睛一闭，馋沫直咽蹲杠，涨旱鳝劲，出劲吹，锅洞里冒了闪红，等等险要着，他还蹲杠出劲吹啊，哪晓一阵风，对锅洞里一攻，锅洞里柴块子一着风，火对外间一冲，对风干格香科芦头罅罅里一攻。

火光灼灼了不得，三次房屋又化灰尘。

娘儿两个赶紧跳到外半间来，滕氏太太喊声：“心肝孩儿喂，你家爹爹在世么堂块是金地、银地、福地，现在是火烧绝地，搭卷头棚总来不及了呱。

火烧绝地不好蹲，我们到坟堂去安身。”

眼泪叭嗒，娘儿两个对坟堂直斜，人家也救济她家了，大概又歇了个把月格腔调，马力就说呱：“母亲，不得了了格，屋望里响起来格。”“儿啊，屋望里响，可是屋要倒哇？”“母亲啊，屋望里响么断梁（粮）呢，没得吃得格。”“儿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没得吃饱了就着慌，去问孙奶奶家再借点。说邻舍好赛金宝，你去开口，她不会得等你丢丑。”跑到孙奶奶家借了点粮饭，曾歇几天，马力说：“母亲，屁股头又响起来哇。”“儿啊，屁股头响为底高？”“断凳（顿）。”粮又没得格，坛子撞升箩，有米总不多，烧粥只好烧嘎小半锅，也不够我个人吃格。“儿啊，人家救急不救穷，你说还有哪个再肯来搭救我家。说马渴想喝长江水，落难之中盼救星，我家回禄三次，所剩无几，只有母亲我手上还有两个戒指，耳朵上还有一副耳环，和你家爹爹告老还乡家来，万岁赐把你爹格丹书铁券，我摆了怀府里不曾烧得掉，杠全部总没得格。”“母亲，格肇怎弄了？”“儿啊，我家到如此地步，可以说是精穷烂穷，穷斯滥矣，今朝穷到底，明朝到底穷，穷鬼家祖宗投胎转了世了，你说还有哪肯搭救我们娘儿两个？来啊，旁人不肯搭救，有个人总归随他怎呢要搭救我们格。”“母亲，哪个了？”“儿啊，你家有嫡亲姐姐马巧云，把了来东京西台御史之后，王爵爵是你家姐夫，他家万贯家财，你能够到姐姐家去，你交她是同胞姊妹，一父母所生，随她怎呢她要借把你格。心肝啊，到你家姐姐家去借到米麦雪花银，回到格坟堂来过光阴。”

马力闻听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马力喊声：“亲娘啊，东京姐姐家里我不去了，姐姐是个黑良心。”“儿啊，你家姐姐出嫁格辰光么，你还小了，你又不曾上她家去过，你怎晓得姐姐是个黑良心嘎？”“母亲啊，我也要去来，堂西京到东京就隔干远，爹爹去世，我托个些做生意格人带信把姐姐晓得，叫她家来望望，你正来气头上，家来陪陪你，她不曾有脚趾头触到家。堂回禄三次，我家到这种腔调，她不曾跑到家望一望，瞧不起我兄弟不关事，也应该看得起你生身母亲。她总不曾家来张张你，望望你，你说我上她家去做底高哇？我看去也是白白晌去格，也不要借到钱，也

不要想借到粮。”滕氏太太说：“儿啊，你交她是同胞姊妹，千朵桃花一树生，无论如何你要去。”

“母亲，我顺你母亲才为大孝，不听你母亲格话么，又是不孝之儿，忤逆之子。好格，我去啊，格我倒哪有盘缠咧？”“儿啊，我去拿戒指交耳环卖啦得，等你做盘缠路费好去啊。”肇就拿耳环交这个戒指卖啦得，把他做盘缠格。

格天拿这个银子就打进了包袱之内，“儿啊，你去，要好好点交她说呱，千万不能五眼六撬，毕竟我家干咱穷了格，事到临头要忍耐三分，可晓得？”“啊咿嘎，母亲，我晓得格。”

“你多年饭店莫要宿，荒山野地莫停留。

多年饭店出强盗，荒山野地有妖精。

你逢人只要说三分话，切莫真言告诉人。

心肝啊，不怕老虎当面坐，就怕君子旁边有小人。”

马力公子肇就带了路费银子啊，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要赶往东京一座城。

哪晓不曾跑出去几步啊，到了桥坝头，才跑到格桥当中，头顶上一个白颈项老鸦倒来下喊起来格。只听见格头顶上间“哇、哇、哇”，马力是读书之人，他晓得格，老鸦当头叫，就怕去投亲不大妙，罢了罢了，人生在世，只好听天由命。

格急急忙忙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赶路程。

因为路费银子不大丰富，拚不得去住饭店，更拚不得大吃大喝。拚不得用，肚里饿了格，到河里捧点水吃吃，真正饿了没得办法，买点汤粥点点饥度度命。夜里困哪堂子？就壅人家墙脚边头壅到天亮，或者困人家草头边困到天亮。哪晓得格，跳了又哨，一双脚高头有好几个大水泡，来个草窝里翻来覆去又困不着。心上就想：这滴点钱，也不值得摆包袱里，我不如挎袋子里，要用起来么也便当点。就拿包袱散开来，拿钱放了袋子里格。来格草窝里翻身，翻身，倒困着得格，困着得是因为人委该吃力嘎，来格草窝里翻啊翻，颤啊颤啊，钱倒走袋子里抛出来格。他又不晓得，早起蒙蒙天亮就赶紧上路，跑到十字街坊，大天八亮了，有人来杠喊卖早饭吃，他弄手一拍，袋子里一点点总没着落，袋子口朝天，摸摸没得个剪边，“不不不、不好了哇，我格钱怎不来袋子里哇，银子不晓上哪去呱？对格，昨日我困了个人家草头边格，我去望望看，格来格人家草头边咧。”

打趟子又返回打转，跑到杠一望，银子点也没得项。上哪去格？格天子这个人家奶奶起早起来拔草哇，哪晓局气蛮好，拿脚一踢，“嚯落”，银子雪白，赶紧拿银子拾起来，拿到家里儿子媳妇身边，“儿子媳妇啊，古话说得不错哇，浪头上余得来还要起早了。今朝我去拔草，银子拾到多少了。”

不提这个人家多欢乐，再提马力小官人。

马力就想：干咱我要说家去，又没得格盘缠，要说上姐姐家去，又没得格路费啊。

横也难来竖也难，我一人做个两难人。

真是有钱天下能去得，无钱寸步也难行。

罢了罢了格，反正堂块我人疏地不熟，也没得哪认得我，世上要饭不多哪个人，我不如来沿街乞化，讨饭讨到姐姐家去，好问姐姐借到米麦雪花银，回到坟堂好来度光阴。

他肇呢，到人家鸡障高头拔一根鸡障棒，到药店门口，拾到一个冲药冲崩了格碗，随手拈起来。可怜啊，

他抬起头来么又怕丑，低下格头来又怕羞。

左手呢，节节高，沿村打犬，

右手呢，豁爿碗，做讨饭营生。

格天子要饭，要到格埭上，格人家正来下吃中饭，马力公子拿个坏碗，未曾顶到头上，眼泪就千双下：“年老伯伯、年轻叔叔，你们做做好事，
次粥次饭少喂犬，救救我贫苦落难人。”

格年纪大格么，看看他罪过了，赶紧去盛点饭他吃吃，那个后生家年纪轻呱，眼睛一暴，筷子对台上一撂：“死开点，没得把你食祭，年纪轻轻，好吃懒做，出来要饭，要饭多适意啊！你家荤，他家素，你家咸，他家淡，要吃饭满埭乱喊，吃得碗总不要洗。三年饭一讨，回头官也怕做，哨点死开点，没得把你食祭。”

马力公子闻听这一声，可要哭死又还魂。

“可怜我马力前世里作得底高孽，今世里就苦到能功程。

我今朝要饭么又要不到，就怕也没得命残生。”

格总像这个人家啊？总像这个人家么，马力只好饿杀得。也有好人家格，也有人家把点粥，也有人家把点饭。竟把他慢慢沿街乞化，要到东京姐姐家去了，又不晓得姐姐家住了那堂子啊？恰巧前间来一位老者，年纪有七十开外。他跑到前间，打躬作揖，就行礼不歇：“请问你这位老伯伯，堂块有个西台御史，王如金王大人家，住堂块哪堂子点啊？”“你找王大人家？王大人家夫妻两个总过了世了啦，他家儿子誉爵来下当家，你交他家亲眷还是朋友啊。他家今朝来家贺生日，王誉爵公子，他有结拜弟兄一百个。呶，你上他家去，走堂拔直向北，有一条大路，转弯向东，头一个大府门里间就是他家。”“老伯伯谢谢你啊。”“不要紧格。”马力一想：到了姐夫家堂块了哇，赶紧跑到河边上去，到河里捧点水，拿脸上洗洗，抹抹干净，把身上火烧坏了格衣裳裤子格脂油朗当摘摘，拿身上沙灰拍拍，就根据这一位老者格指点。

急急忙忙向前走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
对王誉爵家门口一撑，口中开声：“此地开门。”门上有人，看门安童就问：“子为谁，何人也？”“吾乃非别，我从西京而来，我姓马名力，号叫天荣，我来找我家姐姐夫格。”“化子，你跑错了人家了哇，这个堂子哪里有你家姐姐夫啊？走走走，哨点走。”“安童哥哥，我确实是这家里亲戚，你家主人是我格嫡亲姐夫，你家主母是我格嫡亲姐姐。你们帮我报，报于我家姐姐夫知道。”“化子啊，你可走，你再不走，不要怪我发火，三十杠，拿你孤拐抡断了你。”“安童，你不要发火，你不相信，你家去说把你家主公母听，你就说我走西京马家巷来格，我叫马力。”“你当真是马大爷？”“我真的是马大爷。”“马大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才间有言语冒犯，请你多多包涵。大爷嘎，你蹲堂府门口等一等，我报于我家主公母好知闻。”

安童飞蹦纵跳，就对高厅上报。才间说格，这个人家来家贺生日格，弟兄结拜一百个，总来杠吃酒。这个安童色样好了，跑到高厅，“主公，来来，你来下子。”“安童怪声怪气，鬼声鬼气，来做底高？”“你来下子，主公。”跑到外半间，他就告诉他了哇：“主公啊，西京北门外马家巷，马大爷来了格啊。”“格好呱，今朝是我生日，哪个带信把他格，怎晓得今朝来格。安童啊，我家舅大爷可是骑马来嘎？”“马啊，格马也不曾长脚格。”“坐轿子呱？”“轿子没轿杠。”“坐船来嘎？”“船没橹舵。”“坐车子来呱？”“车子啊，车子没得揽手。”“奴才，你格奴才，既不骑马，又不坐轿，又不坐船，怎得来？飞得来嘎？”“啊呀，飞来他曾不曾有干好格本事，马大爷这下子做人家了，自己航船来格，这个船不走水里，走干岸上来格，撑旱船来格呢。”“你格奴才，你格奴才，我干大年纪喽，也不曾听见说过，干岸上好航船，陆路上也好航船哩，你不胡头乱说啊。”“主公啊，你不要发火，马大爷虽然撑旱船来，身上穿着好了。他头上戴格帽子，是多年格坟顶。身上穿格衣裳裤子，是多年格风筝。脚上穿格鞋子袜子，是东海里格龙潭。”

“你格奴才，你总说格不三不四格话，我晓得你说格底高意思啊？”“主公啊，格你总不晓得，帽子是多年格坟顶，多年格坟顶，时间一长，格坟把雨水一笃，坟尖头总没得格，肇这个坟不好哇，长上一下子格青草。马大爷格帽子，像个多年格坟顶样格，就是没得顶了格，就该一个箍儿，箍了耳朵高头。”“格衣裳裤子，为底高像多年格风筝？”“多年格风筝坏格呢，洞穿洞落，不成腔调呢。”“格鞋子袜子像东海里格龙潭又是底高意思啊？”“啊咿嘎，主公啊，东海里格龙潭么，没得底呢。”“奴才，没得底也好穿哩？”“啊咿嘎，主公啊，怎不好穿？才间马大爷说呱，袜子没得底，两头总好对脚上套，穿起来才比旁人俏咧。”“奴才，你格奴才，我不相信我家舅大爷穷到这种腔调？”“不算太穷，我拿他头上到脚上，拢把头来说把你听。马大爷穿着好了，

他头上戴格开花帽，脚上鞋子没后跟。

身上裤子补补丁，长褂子就像九串铃。”

王誉爵一听，心想，这才害人了。我家啊这个老婆又狠，我假使不等她家这个兄弟进门，把她晓得，我又不得过身。假如等他进来，今朝干多结拜弟兄、亲眷朋友，要笑我，该这种穷鬼舅子，这怎弄相啊？

王誉爵来杠转拉几个弯，横也难来竖也难。

“好，安童，我有办法，你叫我家舅大爷，走东面耳廓门进来，千万不要等他走正门，走正门亲眷朋友要看见格，走耳廓门进来没得哪看见，你叫他坐花园里石凳高头等，你上我书房里间去，拿我格新衣裳裤子新鞋子袜子，拿得来把他换了身上，然后再带他高厅见礼么，我家些亲眷朋友，又不晓得他衣衫褴褛来格。”

安童闻听这一声，急急忙忙就动身。

跑到府门外间：“马大爷，请你跟我来。”肇安童走前间么，他跟了后间，走耳廓门进去。马力心上难过了，“人家总说嘎，亲不过嫡嘎，嫡不过姊舅道理，我不过穷点啊，我家姐夫姐姐总瞧不起我哇，耳廓门是叫化子走格堂子啊，我今朝成了叫花子了哇。罢了罢哇，人到矮檐下，我不得不低头。”到了花园里么，安童就说：“马大爷，你坐堂石凳高头等等，我马上就来格。”就不曾告诉他去拿衣裳裤子把他换啊，安童打趟子对西，正好八败命扫帚星对东，对面拿起来一碰，“安童，你跑了干哨，就像跑报，你上哪去啊？”“主母娘娘，我到主公书房，拿衣服来把马大爷换。”“哪里的马大爷？”“西京你家兄弟马力来了格。”“啊，我家弟弟来了嘎，来哪里？”“呶，坐了来格凳子高头。”八败命离老远就叫：“兄弟啊，兄弟啊。”马力回过头来一望，是自己嫡亲姐姐哇，随手不肯耽搁，站起身来，跑到姐姐面前忙行礼，嫡亲姐姐叫几声：“姐姐，

我交母亲来家想你总想到肝肠断，望你总望到眼睛穿。

姐姐哇，我们今朝姊妹两个来见面，如同捡到宝和珍。”

“兄弟，你不来家，今朝你到堂来做底高格？”“姐姐你可是不晓得格？”“我晓得底高？你望望你底高腔调？叫花子穿了也比你好点，你可晓得今朝你家姐夫生日嘎，亲眷朋友又总来堂块吃长寿面，你这种化腔，你来做底高嘎？”“啊，姐姐，爹爹么已经去了世，家里回禄三次，我受母命，来问你借点银子或者粮饭家去度命。”“呸，穷鬼，你格穷鬼，你当我不晓得，我家怎得到这腔调呱？父亲死啦得，母亲弄不住你，你蹲外间寻花问柳，赌钱吃酒，日夜蹲外间乱揪，家里把你忙穷啦得格，你来哄我说被回禄火烧啦得格，你当我不晓得啊？”

马力公子啊闻听见这一声，冤枉喊拉好几声。

马力喊声嫡亲姐姐：“人家总说世上没得冤枉事，我这件格冤枉海能深。”“不要哭丧，今朝你家姐夫生日，你哭底高丧啊？不论怎呢，我交你姊妹道理，走哇，跟我上厨房里间去，拿夜饭吃饱了，外间不早喽，我晓得你肚里也饿了格。走走走，跟我走，跑到厨房里间。兄弟

啊，里锅一锅面，你拿肚子先吃饱了再说。”马力撑到灶脚底落格，拿里锅十张头锅子一掀，一望嘴就一尖，大半锅格面汤，弄铜勺下去搅搅、舀舀，总捞不到半碗格面渣子。确实饿了没得办法，叫饥不择食，忍气吞声，“咕噜咕噜”，吃得她家三碗面汤。“兄弟啊，吃吃饱哇，吃小夜饭还早了。”“姐姐，我吃饱了格。”“我问问你看，这下子究竟来做底高嘎？”“问你借钱粮格。”“兄弟啊，我交你嫡亲同胞姊妹，随你多穷，打不断格亲，骂不断格邻，你说你干远来，我哪肯等你空身家去啊。但不过借钱哇，你来了不巧，啊咿嘎，把张员外家借啦四万两银子，家去改造花园，要到三年过后才还得来。家里格银子，只够呢安童梅香交我们穿衣吃饭，零用开支，总算上得格，一天多少钱，多一滴点总没得，真正你要借钱么，这好蹲堂等啦三年。”“啊呀，姐姐，等三年妈妈倒饿杀得坟堂里间格，格我问你借点粮。”“粮啊？安童，替我到后间鸡鸭棚畚嘎两斗鸡鸭谷来。”底高鸡鸭谷嘎？就是刷野场下来格廒细，一哨毛袋子背得来呱。

马力说，不要问她，没得钱啊，借到一袋子米也好咧。弄手一拎，像是不轻，可保有一百多斤，弄袋子口散开来一看，眼睛发暗：“姐姐，我也拿黄石头对山上背了，我家西京那里烂泥总没得，刷野场刷下来格碎谷总不该了，我不要这个东西。”“穷鬼，你格穷鬼，你也有福气吃到我家这个鸡子鸭子吃格鸡鸭谷格，你值到我家鸡窠里格鸡子鸭子了，只是妈妈养到我十八岁才出嫁格，我为了报母亲养育之恩，才拿这个借把你，等你家去好等妈妈活到条命。”“啊，姐姐，格我不要，我总记好了格，我干远上你家来，吃到三碗面汤，借到两斗鸡鸭谷，我总不曾要你格，我走喽。”“穷鬼，你格穷鬼，你走么就走，哪留你蹲堂了呢，要你蹲堂托天！”

马力闻听这一声，含住眼泪就动身。

不等马力走了格，这个扫帚星八败命一想：今朝跑得来我不曾借把他，他假使家去告诉了老家妈妈，等我家妈妈跑得来，格来吵起噪来好听了。“安童啊，才间我家穷鬼兄弟不曾跑出去多远了，你赶紧上恶犬杠块去，拿恶犬门开开来，拿二十四条狼狗放出来，拿这穷鬼咬杀得，弄他不得家去，我家妈妈呢，当他死半路上，就不上堂来格。”

安童闻听这一声，急急忙忙就动身。

这个安童一想啊：害人了，这个马巧云，我家这个主母娘娘，心怎干黑格？自己嫡亲兄弟啊。要说不去拿狼狗放出来么，我端了他家碗，就要受她管，抓了她家筷，就要受她喊了。安童狠狠心肠跑到杠，拿恶犬门一开，二十四条狼狗，旺旺旺跳出来格，对马力身边跑，马力急得没得办法，只是顿脚，越顿脚嘎，狗子越是要追，马力急得没得办法，只是对后退，退到围墙脚底落，出劲用力气对围墙高头一扒，扒到一块夹砖，对准头一条狼狗扔上起一记，“叭”，这一记不轻么，少说点一百七八十斤，拿个头一条狼狗哇脑壳子倒扔碎了格，后间些狗子看见这一条狗子被扔杀得格，就对杠一钉。就来这一瞬间，马力不肯耽搁，几个哨步跑到前间，拿个死狗子，对手里一背一撕，“歇哔”，不分细啊大，就一撕两半个。肇拿狗子当作兵器用，那肯容情半毫分，拿狼狗统统总打杀得格。心上一想：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该如此啊！我交你是嫡亲姊妹两个，你心要干黑做底高哇。姐姐，人家总说焦炭黑哇，你心比焦炭要黑三分。罢了罢了，是非之地，不可久留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嘎。随手马力用尽全身力气，一个旋风，就蹦到围墙上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哪肯耽搁去逃生。

黑夜暗星朝前奔，哪问高底路不平。不提马力溜走了呱，八败命就说格：“安童，去望望看，那个穷鬼可曾挨狗子咬杀得。”安童打格灯笼火，交这八败命同去格，跑到杠一望，心吓得直荡，狗子总死了杠块了格。安童拿起来一数啊，数到二十五，“主母娘娘，马大爷又不晓走哪里弄到一条狗擐我家堂块来格？”“我家该二十四条狼狗，倒哪有二十五条来堂块

格？”拿起仔细一看啊，也有两个半爿头狗子困了杠块格？我说怎多到一条格来，拿家里总管王标叫得来，“王标，格穷鬼死走了呱，如果等他家去了，我家妈妈寻得来，我不得了哇，我送你银子十两，你赶紧吃亏啊，跟这穷鬼后间就追，能格追到半路之上拿他杀啦得，凭刀高头血迹，我再把你银子五十两。

只要等穷鬼丧残生，就少啦冤家对头人。”

王标一想：这个杀人格太太心黑嘎。罢也罢了了格，他自己嫡亲兄弟也要杀格，我蹲他家弄不好也没得好处啊，我反正有十两银子定钱，我也不去杀这个马力，我哇也不蹲你家堂块了，我不如投军去。肇王标个天子，也就走这格八败命家出来格。

格你家里我不蹲，我去投军做营生。

王标弄到十两银子做路费啊，他去投军，也不去追杀马力。我们单讲这个马力作孽了，虽然吃到三碗面汤，当真肚子饱了，一跑一钉，就点总不兴。

黑夜暗星朝前撑，凉亭到了面前呈。

底高叫凉亭？凉亭是歇脚亭，来我们靖江看不见，跨过江到江南多喽，就是人家跑路跑不动，坐下来歇歇脚，到夏天头跑不动嫌暖，坐下来吹吹风格，就叫凉亭，又叫歇脚亭。马力跑到凉亭对下一坐，想想心上难过了，我家去我家妈妈问我，问姐姐借到多少粮，借到多少钱，你叫我怎呢说？我假如说姐姐一百二十个不好，妈妈心上又难过。罢了罢了，我家去做底高？

阳日三间日子么我也不愿过哇，我来凉亭里边啊丧残生。”

他搬几块大泥垡头，拿脚底落垫高了，然后拿腰带散下来，对凉亭上间格呢木头桁条高头一系，做个相思扣，活络结，拿头钻下去几趟又缩回。为底高哇？思量到还有个妈妈来坟堂里间，马力喊声亲娘：

你不要当孩儿到东京姐姐家来投亲有好处，我来凉亭之中丧残生。

亲娘喂，我们来阳日三间么就怕再也会不到哇，

只好三更格梦里呀会鬼魂。

亲娘，格人家总说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，

你是麻雀子跳了格空稻囤，三年乳哺枉劳心。

亲娘啊，你白白养我到了干么大，我也做不到养老送终人。”

哭嘎哭，哭得心上就像突粥，狠狠心肠拿头对圈子里一攻，脚底落拿烂垡头一踢，“乓砰”，烂泥一倒，脚底落腾了空。可是夜里，又暗星夜看不见，又没得哪走杠跑。格马力不吊杀得？就来这种生死危急的紧要关头啊，

不该马力丧残生，两位菩萨早知闻。

有县主城隍菩萨和当方土地菩萨，两个菩萨一算，命总吓断，不得了了呱，“马力是天上安国星宿临凡，将来要做到九千岁之职啊，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来我们这堂子死啦得，我们得过身了？

如果马力今朝丧残生，我们城隍土地做不成。”

城隍菩萨和土地菩萨大显神通，用两把种火，就拿个凉亭里间啊，照了雪亮，就像火烧没得二样。

众位，这个凉亭是哪家格？就堂块北门户卢家庄，一人姓卢啊，单名叫卢尧，这个人家万贯家财，没得官职，来过咱辰光，有个规矩格，

有钱男子称员外，有钱女子号院君。

这个人家底高腔调？夫妻同庚四十整，男花女花不曾生。卢尧员外，为了生男育女，传宗接代，就拿出银子来些路高头呢，就造起这个歇脚亭来，就是做做好事、积积德、行行

善，好养男女传宗接代格。这个凉亭呢是卢尧家格。这个卢尧呢，交王誉爵也是生死弟兄，他们是结拜一百个弟兄当中之一，卢尧是一百个人格头子，他是老大，年纪也最大。

格天子么王誉爵贺生日，卢尧带四个安童，身骑千里宝马，也上兄弟家去贺生日，吃夜酒打转，坐了马高头呢，老远就看见，这个凉亭火光冲天，“安童，今朝大不合算啊，吃点夜酒，凉亭挨烧啦得呱，要花到几十两银子才造得起来了。赶紧，我们去救火。”随手卢尧不肯耽搁，快马加鞭，四蹄跑起来一缕烟，只听见得得……安童揪虎跳，跟后间跑了不晓多哨。奇怪，越靠近凉亭，这堂子格光越暗，越靠近格堂子就越暗，等他们主仆五个跑到这凉亭身边，已经是黑漆抹塌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卢尧说：“这倒稀奇啊？才间堂块雪亮格，怎又看不见了嘎？安童，替我进去看看看。”安童跑到里间摸啊摸，别的不曾摸到哇，摸到一个人吊了来里间，恨不得鬼毛病总吓发起来，“不得了了哇，啊呀，员外，一个人吊杀得我家凉亭里了哇。”

卢尧员外听到这一声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“安童啊，我一落里积德行善，又没底高对头，哪个死我家凉亭里来害我做底高呀？人命无大小，弄不好将我家害了哇，赶紧拿人放下来望望看可有救？”肇拿马力放下来，卢尧亲自到他心口头一摸，心口头别嘎别，还有点点阳气不曾绝，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安童，这个人不曾死了，快点帮我来捶，帮我来拍。”肇捶捶拍拍，马力才算拿眼睛睁开格：“恩人啊，

多谢你们今朝将我救，我还是不要命残生。”

“过路嘎，我就叫卢尧，这个凉亭就是我家格，你害底高人呀啊？你住哪里？你叫底高？你告诉我听听看？你为底高要来害我？”“卢恩公，我住西京北门外马家巷，我叫马力号天荣。”“你住西京？”“是的。”“格你上堂来害我做底高？你到东京来做底高格？”“我上我家姐姐家来投亲格。”“你姐姐家住哪里？”“我家姐夫叫王誉爵。”“啊，王誉爵哇，啊咿嘎，他交我是生死弟兄啊，我们弟兄结拜一百个了。今朝你家姐夫家来家贺生日嘎，你可曾上他家去？”“我去了格。”“我们怎不曾看见你格？”“你到哪里看见我咧？”“格你来哪里嘎？”

众位，我们讲经不必重复，就拿上姐姐家去格这一段经过，统统说把卢尧家主仆五个一听。卢尧呢不说底高，四个安童就说呱：“员外，你怎瞎得眼睛，怎交王誉爵结拜弟兄呱？你说说看，王誉爵家女格，是他家嫡亲姐姐，他家姊妹道理不会得心有干黑，总是他家姐夫狗贼不是好人，嫌贫爱富，瞧不起穷人，肯定这个王誉爵狗贼，要拿这个马力置于死地。”“安童，你们又不晓得头三脑四，蹲堂胡言乱语做底高啊。马力，你也不要寻短见了，你肇跟我家去。格么，王誉爵是你格姐夫，我交他是生死弟兄，我也算是你格哥哥，你上我家去，你才间才还魂格，恐怕你跑不动，肚子么又不饱，我拿千里宝马让把你坐，我亲自帮你牵马，你看可好呀？”马力闻听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，“恩公，

你救了我一条残生命，我黄土盖面不忘恩。”

跑到半路上，卢尧一想：不对啊，王誉爵家嫌贫爱富，弄狗咬他，没得钱和粮借把他，我家女格张氏院君，也有点目中无人，眼空四海呱，我不要拿这个穷人带家去啊，我家老婆瞧不起他，蹲我家杠过不下去，等马力回头要笑呱。“安童啊，我跑了脚疼咧，我呢就坐堂歇歇，你们两个安童家去，两个安童蹲堂陪我，你们家去不要把你家主母晓得，到我小书房里间去，拿我新衣裳裤子鞋子袜子拿得来，等马力弟弟换起来，肇好带他上我家去。”

格安童闻听这一声，急急忙忙就转家门。

肇拿衣裳裤子鞋子袜子拿出来格，把马力也换起来格，仍然马力坐马，卢尧步行，来到卢尧家家里，夜半深更，不曾歇手，赶紧就为马力办羊羔美酒，好酒好菜，好好款待，“马力，你可会写请帖？”“我会格。”“我弟兄一百个了，你帮我写起九十九张请帖来，约我格些朋友

弟兄，某时某日要全部到我家堂来吃酒。”“好格。”肇随手拿请帖写好了，总发送出去格。

卢尧来到自己院君身边么，张氏院君可要问：“员外，你怎到干咱才家来嘎？”“院君，我家遇到贵人了，今朝走王誉爵家吃夜酒家来，遇到西京马家巷来一个人，是镇国公家儿子叫马力。他晓得我来下行善积德，特诚走西京赶上东京来拜访我格，现在我拿他安排来小书房里休息。”

格张氏院君听到这一声，心总乐到脚后跟。

张氏院君一听，当真喜之不尽，有个大靠帮啊，镇国公家儿子上我家来了呱。到了第三天，马力就说格：“恩公啊，我要家去咧。”“不嘎，你家去做底高？”“我家妈妈来坟堂里望我咧，家里回禄三次，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我要家去望我家妈妈咧。”“马力，你要家去了呱，昨日早起，我打发安童推四小车银子，上你家坟堂里间去了格，你家妈妈不要说这一辈子，三世总吃不完，总用不了哇，你也愁她要受罪，没得饭吃格啊。”马力闻听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，马力喊声恩公啊：

“你救了我一条残生性命，又送我四小车雪花银。

我假使日后没好处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假如我将来有了翻身日，我一重恩报你九重恩。”

曾歇几天，一班朋友格些弟兄总来了呱。巧咧，干干王誉爵来了最晚，卢尧就说呱：“众位兄弟，这一个人名叫马力，是某时某日把我救家来格，是某某人家舅大爷。”大家朋友一听，他们结拜格人，可总是万贯家财格弟兄？不是的。除拉卢尧交王誉爵以外，杠都是讨饭格叫花子，他们为底高交叫花子结拜生死弟兄，要同甘共苦共患难，因为叫花子最讲义气，人穷志无穷。格天子些花子一听，就来大劲：“啊咿嘎，这个王誉爵狗贼，心肠干黑，马力，你胆大点，你家格现世宝姐夫要来咧，他一歇总归于要来格，我们帮你报仇啊，弄讨饭棒敲他骷髅头。”嘴说这话啊，王誉爵一跑一辈，像下河人背纤，来了呱。“卢尧哥哥早，你们大家都好。”格些叫花子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弄讨饭棒拎得来了格，要打王誉爵。卢尧说：“慢，你们打他做底高啊？”“哥哥，他们为底高要打我啊？”“来，王誉爵，我问问看，这个人你可认得嘎？”因为王誉爵不曾交马力这个舅大爷见过面，他当真是不认得他：“哥哥，我横望竖望，这个人我不认得。”“啊咿嘎，你个狗贼，自己舅子总不认得了呱。你啊，你不过万贯家财，他家穷点呢，他穷就穷一世来，三十年富贵轮流转啊，六十年河东转河西。千里迢迢上你家来，弄到三碗面汤，借到两斗鸡鸭谷，不曾要你家格，还弄狗子放出来咬他。你太无人道，人面兽心，你这个狗贼，你得了哇？兄弟们替我打这个势利小人。”卢尧开口，肇大家动手，杀野，就背住王誉爵瞎打，打了他头破血流啊，像个血猴。“王誉爵，王誉爵，今朝为底高大家集中，就是拿你这个狗贼叫得来，当你格面，拿你格名字勾销了得，拿你家马力舅大爷补充来下，我们还是弟兄一百个，拿你开除在外，永远不交你狗贼结拜，替我死走。”

王誉爵闻听这一声，一路啼哭转家门。

来到家中，肇对杠高厅上一壅，鼻子管里来杠吱通吱通。马巧云——马重阳八败命就说格：“丈夫，不嘎，今朝去集中不晓得做底高格？这种死腔做底高？”“妻子啊，总是好了你呢。”“不嘎，好了我底高？”“我叫舅大爷蹲花园里石凳高头等，安童去拿衣裳裤子把他换格，不晓得你叫他厨房里间去，弄到三碗面汤，也借点鸡鸭谷把他，你说他可要，情丧拿狗子放出去咬他，来卢尧哥哥家凉亭里上吊，把卢尧哥哥救家去格。今朝大家集中，就拿我开除啦得，交弟弟马力再结拜。

马巧云说：“卢尧卢尧狗贼嘎，你好人不救，救我家穷鬼兄弟，好格呢，看我可有办法对你，我耕耕不到你，耙总耙到你格。”

不提八败命施毒计啊，另表书中一段情。

我们单讲到哇，昆仑仙山玉虚宫骊山老母。格天子啊，拿王凤英叫到身边：“徒弟啊，你好下山了。”“师傅啊，我不家去，我往常不曾说啊，娘啊老子死啦得，哥哥又是个没用头，我不家去，我过不到我家嫂嫂格日子。”“徒弟啊，你肇不要怕了呢，你本事好了。”“师傅我有多大格本事？”“来啊，上我身边来点。”随手骊山老母对准她格一双脚膀，画符纳诀，步罡踏斗，口中念动真言。“徒弟啊，不要说别的本事，你这一双腿子了当不得嘎，你肇不要叫底高王凤英，你就叫王铁腿，你这双腿子是厉害无比，可以说打尽天下无敌手，盖世英雄独为尊。徒弟，男大当婚么，女大当嫁，你干大了哇，不是尽顾留了我仙山格了事啊，你一定要家去格。但不过呢，你家父母死啦得，哥哥忠厚么，你家也有一个叔子叫王如银，交你家父亲嫡亲弟兄道理，他万贯家财，人家总叫他一声员外，叫你家叔子，帮你摆起姻缘擂台，你好呢寻找你家丈夫。我堂有锦囊一封把你，锦囊高头写了清清爽爽，明明朗朗，你家丈夫家住何方贵地啊，姓甚名谁。另外，我把一枝梨花枪，把你防身，还有仙丹一颗，你带了下山，你不晓得嘎，你摆姻缘擂台哇，你家丈夫要死你手里了，就靠师傅这一粒仙丹，拿他救活得，你们才能成婚匹配。”“师傅，我走了。”你现在就要下山。

王凤英小姐奉了师傅令，急急忙忙就转家门。

究竟小姐来山上多少时，一笔五载，五年不曾家去。格天子王如银家安童梅香报，报于王员外知道，“说小姐凤英家来格。”王员外一听，不大相信，五年喽，怎得腾腾空家来格，跑到外间一望，确实是自己侄女儿，赶紧拿她接到家里，问问呢来那堂子格，问问底高情况？小姐一情二节，肇就告诉他。“侄女儿啊，格既然骊山老母指点么，我叔叔就来帮你拿姻缘擂台摆起来啊。”

肇拿木匠瓦匠大家请得来，姻缘擂台摆起来。风流榜文挂出去，晓谕天下人等，有某某某某地方，某某人家侄女，来下摆姻缘擂台。

擂台一摆不非轻，惊动四面八方人。

一班英雄都来打擂台，都想要这个体面小姐。究竟这个王凤英底高腔调？说人不高不矮，个子不细不大，瓜子长罗脸，是越看越体面，不要说成亲，捧了怀里看看总开心，霍霍她格衣裳边，家去也惬意十来天。人家总要想去呢，交这小姐同床共枕，但不过，没得哪个是小姐的对手。擂台摆多少时，一笔摆了二十五天，都没有英雄能格打得过她，看打擂台格人，可以说是人山人海，挤如也，抑如也，推不走，轧不开。肇打不过小姐么，慢慢就没得哪去打了格，没得哪个打么，就没得闹热看，看闹热格人就没得格。王凤英心上着躁了，师傅叫我摆擂台，叫我寻找我家丈夫，我家丈夫怎不来，怎没得哪个能够打得过我格，最起码么交我平招，不分胜败啊，不要问他。“我也有个办法，打发梅香，大家帮做对手，来每一条三岔路口，竖起姻缘碑来。”格姻缘碑一丈二尺长，有六寸宽，六寸厚，就是说二十公分宽，二十公分厚，六尺窖烂泥肚里，六尺来烂泥上间，只要能格哇。

拿姻缘碑打倒了，就可以交她结成亲。

格姻缘碑对外间一竖，每一块姻缘碑脚底落，搭起一个小棚子来，有四个梅香蹲下看，究竟可有哪个能够拿这姻缘碑打断了，或者打倒了。

不提小姐竖了姻缘碑，再提到马力小官人。

马力来这个卢尧家，倒有几个月，格天就说呱：“哥哥，虽然你拿银子推到我家坟堂里间，毕竟我家母亲交我是相依为命，我要家去，我要望我家母亲。”“弟弟啊，真正你要家去，哥哥我也不多留你了哇，但不过你要等啦几天。”“哥哥，为底高？”“因为你穿到今朝格衣裳，总是哥哥格，我要请裁缝来帮你呢，做几套衣服。”究竟帮他做多少？剪最好的布料，请上等的裁缝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。每一季做四套衣服，做了四四十六套衣服。

没处拿，用箱子帮他装起来。“弟弟，我堂一千两黄金，也送把你弟弟带家去。”“哥哥

啊,你送我干多金子啊?”“我堂万贯家财,又没有下代,我留堂做底高啊,送把你。我拿我千里龙驹宝马,心爱之马也送把你。”“哥哥,格你呢?”“我有钱好再买格,另外我再送生铜棍一根,把你弟弟防身。恐怕你路上心焦,我也有四个安童交你做伴,陪你同家去啊。”

马力闻听这一声,心中欢乐八九分。

格天子马力跨下骑千里龙驹宝马,手拿生铜棍,高头拖一个板箱,肚里都是摆的衣服,还有千两黄金,带领四个安童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,哪肯耽搁转家门。

在路行走来得快,乱坟场到面前呈。

格天子跑到乱坟场身边不远,一个三岔路口,有一块姻缘碑竖了杠,早先就说格,一丈二尺长,六尺来烂泥上间,六尺来烂泥肚里,外间是两不参光,看不大清爽,离老远格六尺高来烂泥上间,就像一个人撑了杠没得二样。马力来马高头就喊:“前间是人还是鬼,如果是人格,你哨点走,不要蹲杠害我。是鬼格,我交你前世无缘,今世无仇,你不要蹲堂吓我,哨点让路,等我好过去。”格个条石它哪会说话咯?连问上几趟,它也不做声啊。棚子里格梅香呢?总困着得够,蹲杠没得事啊,个底个总呼呼大睡。马力就说:“不得了了格,安童,这个乱坟场啊,是僵尸鬼啊!”要说打转么,前不巴村,后不着店,离后间埭上干远,又不值得打转。”“马大爷,格怎弄?”马力走马高头跳下来,生铜棍捏得手里,急律夹拉来下响。

两个哨步,跑到这个姻缘碑身边,用生铜棍对准姻缘碑格当中,钩起一棍子,只听见“叭”,格一记打上去不轻啊,少说点一千多斤,各位善人要问,马力到哪有千大格力气格?因为马力是天上安国星宿临凡,下凡就是来保这个大明万里江山格,他每天夜里困下来,有个白胡子老头子,就教他来梦中习武,这个白胡子老头子走哪里来格?乃云梦仙山水帘洞,鬼谷王禅老祖,和他有师徒之份,晓得马力将来要带兵,攻打东辽高丽国,班师回朝才能金殿上重封,所以乘他夜里困着得,每天都来传授他武艺,所以马力呢文武双全。

格姻缘碑一断断了格,一声巨响。马力是底高腔调?震了虎口出血嘎,眼冒金星。棚子里格梅香也吓醒了格,走棚子里钻出来一望,一个人撑了来姻缘碑脚底落,姻缘碑是两半段。四个梅香来背住啊,姑爷连连口内称。马力一听,吓啦大半条命,“安童,不,不得了了哇,有四个女僵尸鬼来了哇,她们四个人拖住我,我肇又不得走。”

四个安童么闻听这一声,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四个梅香就说:“姑爷,你不要吓怕,我们不是僵尸鬼呢。你望望看啊,这个叫姻缘碑,高头有字来堂,只要哪一位英雄能够拿这个姻缘碑打倒了、打断了,我家小姐王凤英终身就许配把他。走哇,跟我们家去啊。”格马力一听,腾腾空就来了大劲,“安童啊,你们不要溜,这个不是僵尸鬼,我今朝开心,就好成亲,跟我吃喜酒去啊。”肇四个梅香走前间,马力走了当中,安童四个走了后间。

九个人急急忙忙就动身,前间到了王家村。

一到到王家村,梅香一报么,小姐王凤英知道,王凤英手脚不慢,先来到擂台之上,拿马力呢拉上去格:“英雄,我家梅香说你是力大无穷,打断了姻缘碑,今天奴家倒要试试你有多好的本事。如果说,你呢能够拿我来打败哇,我今朝就交你配成婚。不知你这位英雄家住何方贵地?你尊姓大名?父姓什来母姓什?你是排行第几人?”“小姐,你要问我,我行不改名,坐不改姓,我住西京北门外马家巷姓马名力,号叫天荣。梅香说你本事好了,擂台摆了几十天,没有人能够打得过去,今天我要和你分个高低上下。”

两人来杠说说就动手,脸嘴一变就比输赢。

大战了一百回合,二百照面,两人打了是难解难分。马力越打越有劲,小姐打了有精神。小姐心上就想:擂台摆几十天,不曾有哪个交我打到这个程度,这个地步,我家师傅说

格，我这个脚好，叫王铁腿，打尽天下无敌手。盖世英雄独为尊，我今朝倒来试试看。我这个王铁腿这个腿格有点来是。她打哇打，假装打不过马力，脚底落做势拿起来一滑，“叭塌”，仰面朝上，就困了擂台之上。马力说：“二十几天不曾有哪弄得过你，我今朝来，我要拿你呢。搬到擂台底落去，才晓得我马力本事比你好。”他不晓得小姐用格是诱计，小姐一困困了格擂台高头。正当马力要去背她格脚格，不晓得小姐这个姿势就叫野兔搔天，正当马力手伸出来，要背到小姐格脚格辰光，小姐拿工夫运到左右两脚，不肯耽搁，同时用力，对外间一踢，“叭”，拿马力踢上去，足足有四丈多高，走上间跌下来格。马力底高腔调？七孔流血，眼睛一闭，是点总没气。安童梅香一看，命总吓断，“不，不不得了了呱，打打擂台拿人总打杀得哇。”

安童梅香么急急奔，报于员外么早知闻。

员外赶紧来到擂台：“侄女啊！你打打擂台，拿人总打杀得格，肇人命关天，怎得了咧？”“啊，叔叔，不要紧格，你赶紧替我取点开水来，师傅有仙丹一粒把我格。我来问问呢，这个锦囊高头写格底高东西？如果是我家丈夫格，只要弄仙丹把他一吃，就可以还阳打转格。”拿开水倒得来，拿火取得来，拿个锦囊高头封格东西化开来一望，高头写了是清清爽爽，明明朗朗，“首徒王凤英，终身许配西京北门外马家巷，镇国公之后，姓马名力，号叫天荣。”

师傅从中把媒做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”

“叔叔，早先我交他不曾打，就问过他住哪里，叫底高呱？正是这个人，就是我家丈夫啊。”肇拿仙丹泡开来，拿马力嘴撬开来，慢慢灌啊灌，当真就上了算，灌到一口汤，眼睛有点光，灌到两口汤，身子硬梆梆，灌到第三口汤，轻声说话响朗朗。拿三口汤拿起一吃，仙丹一入肚，马力不肯耽搁，一个鲤鱼打挺就跳起来了格，“妖韶，你格妖韶，真打实打，你打不过我哇。你呢用办法取胜，也算底高本事？

今朝等我来动手，你千个残生活不成。”

肇小姐不交他打了格，小姐晓得格，这就是我格丈夫啊，不但不交他打，口中求饶，“丈夫啊，

你高抬贵手饶饶我，饶我一条命残生。

丈夫啊，我千赔礼么万赔罪，赔礼赔罪我当身。”

“不晓得世上有脸皮干厚格女格，打不过我就认我丈夫，就认我老公。今朝不要说叫我老公，叫我丈夫，就是叫我老子，我也不肯容情于你，吃我一拳。”嘴说这话，一捣拳冲过来格，如果把他冲到一记不轻，少说点一千多斤。小姐身子一偏，推板滴点，“丈夫啊，你如果真正么不相信，我有师傅格锦囊看分明。”肇拿呢骊山老母格锦囊把马力望格。马力一望：“啊呀，小姐，既然是骊山老母为媒么，我也就不推诿了。”肇随手家里办羊羔美酒，款待不丑，吃吃酒。小姐就开口了哇：“丈夫啊，你肇不要走哇，今朝就蹲堂交我拜拜堂，

现成帐子现成床，你做一个现成新姑郎。”

“贤妻，婚姻不是自己定，一定要通过父母亲。我家父亲亡故，有母亲来坟堂之中，这门亲事，我暂且定了堂块，等我回转坟堂，禀报母亲，然后再花灯喜轿热闹闹拿你娶过门庭。不瞒你说，我家干咱住了坟堂里间，你就交我完婚上我家去，我也没得地方啊。”

小姐闻听这一声，点点不错半毫分。

“丈夫啊，你蹲堂多过拉几天？”“我不，我要赶紧家去。”“格我送五百两银子把你，作为我们格见面之礼。”“我堂一千两黄金，我还要你格钱。”“你拿去，千两黄金么，不是我格呢。这五百两银子我亲自送把你格。”肇马力推托不掉，拿五百两银子也就收下来。

到第二天早起，不肯耽搁，用过早膳点心，带领安童四个哇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转家门。

在路行走数日整，凤凰山到面前呈。

格天子一到凤凰山脚底落，只听见一棒锣响，跳出数十啰兵，“肥羊，此山是我该，此路是我开，你要从此过，丢下买路财。”马力抬头一望，这些人底高腔调？个些啰兵总有一丈多高，箩口干粗格腰，眼睛像渥闪，眉毛总对上卷。马力一看：“山贼，你要买路钱财可以格，我身边有千两黄金、五百两银子了，你们只要有这个本事。”格凤凰山上大王刘龙交李凤啊，听说千两黄金、五百两银子么，哪个不要咯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各执自己的兵器，来到前间，交马力公子来交战。打了总有半个时辰，个把钟头格式落。

马力越打越有劲，两位大王欠三分。

单讲到二大王李凤，看见不对，赶紧就对后间退。刘龙一想：弟弟胆小鬼，你跑啦得，肇他千两黄金、五百两银子就总是我格。格么两人也打不过他咧，你个人不更加打不过他，刘龙打哇打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晓得不对，也对后退，弄马头一拨就溜。马力就说：“山贼山贼，你今朝溜到阎王家，我追到森罗殿，溜到东洋海，追到你水晶宫，对哪里跑，还不拿命来。”追到半山腰，千里龙驹宝马马头靠近了大王刘龙的马尾子，他手拿生铜棍，不肯耽搁，对准他后得脑勺起一记，“叭”，冤家蛋壳子头挨一打，脑浆交血就对外直流。

刘龙山贼栽倒地埃尘，魂灵也上了枉死城。

格啰兵吓得四散奔跑，马力说：“罢了罢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不来烦我么，我也不烦你们。走喽，带领四个安童随手动身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到了个西京一座城。

马力就想：我家住了坟堂里，拿这四个安童带哪去，不如典一间屋，蹲堂呢街上先住下来再说。眼睛一鞭啊，住了十多天，四个安童就说格：“马大爷不嘎，你家住哪里，也好带我们住你家家里去，你这饭店里要把钱呱。”“安童啊，不瞒你说，我家来坟堂安身。”“马大爷，格既然这腔调，我们不蹲堂喽，我们家去喽，不要蹲堂耗费你格银子。”“安童，你们一片心意，我马力也晓得格，但不过你们要家去呢，帮我带封书信家去，把我家呢卢尧哥哥，等他晓得么我已经到了家呢，也放一个心。四个安童高高兴兴，带了马力格书信肇家去格。

在路行走数日整，凤凰山又到面前呈。

来到凤凰山啊，四个安童倒八百世霉啊，干干二大王李凤，来杠拦挡短路，看见四个安童一到，他哈哈大笑哇，哈哈哈，“安童，今朝你家马力总不来身边呢，打死我家哥哥大王刘龙，我交你们安童有一天二地，三江四海，不共戴天之仇，拿命来。”不分细阿大，安童又没得本事，一刀砍一个。可怜啊，

四个安童丧残生，书信也不曾转家门。

肇呢，马力当四个安童家去格，卢尧么当这四个安童马力弟弟需要，拿他留了杠格，不晓得四个安童到来半路上挨大王杀啦得格。我们单讲到马力，个天子见安童总走了格，来到自己的坟堂，格滕氏太太么看见儿子马力回家转，喜在眉头就哭在心：“儿啊，你说你家姐姐，怎呢怎呢不好了，你去对你可好哇。我告诉你，堂四小车银子推得来呱，妈妈我肇一落里吃不完，用不掉格呢。”“母亲，姐姐对我是不推板。”“格确实是好格，儿啊，可曾送点底高把你啊？你空身家来嘎？”“母亲啊，我东西总来饭店里。”肇马力到饭店里去拿东西格。格天子来到十字街坊一看，那个人啊，不知多旺，像东海里波浪。马力心想，来杠望底高？我也去望望看，硬轧轧到里间一看，墙上一张纸头贴得杠，高头写格底高东西？“今有本县刘知县刘大人，现有四十九间楼房要出售，每间楼房银子一两，四十九间楼房，共计银子四十九两。”“啊呀，干便宜法子啊！四十九间楼房了，只要四十九两银子，虽然说我有千两黄金、五百两银子，卢尧哥哥也有四小车银子推得来了，我蹲家起房造屋，拖嘎半年么，皮也拖塌了得格，我不如就拿这四十九间楼房就买下来。”“请问你老爹，堂刘知县住了堂哪堂

子啊？”“来对过格个人家典了杠住咧。”他寻到对过格人家：“刘老老，可是说你有四十九间楼房要卖了呢？”“对格，有这话格。”“卖把我了呢？”“少爷你住哪里？你叫底高？”“我就住堂北门马家巷，我叫马力。”“啊呀，马少爷，这个房子我不卖把你啊。”“我不把钱你啊？”“把钱怎呢，我不卖把你。你不晓得嘎，我这房子有几不卖了：行善积德，大做好事格人家，这个人家房子我不卖把他；还有独生子，独杆子儿子格人家，就该一个格，我也不卖把他。”马力说：“不嘎，行善积德是好人家，你为底高不卖把他？”“人家独杆子儿子么，手里钱也多点，作兴再加你两个钱也带格，你为底高不卖把这些人家啊？”“马少爷，我这个房子，要卖把呢行凶作恶光棍家，或者来朝纲为官是个大奸臣、瘟官，这些人家我才卖把他咧。”“刘老老，格你究竟为底高拿房子干便宜卖把这些人家？”“马少爷，当真我这个房子是好好房子啊？我这家里作怪格，请多少神通广大格法师，总没得办法拿这精怪捉住得，不要说我家干咱吓搬出来，邻舍隔壁总吓跑啦得格，等格些坏人买了我这个房子么，肇大大小小总死光啦得才好，好人家我绝对不卖把他呢。”马力就说呱：“刘老老，你且放宽心，你拿房子卖把我，天塌下来总不关你格事啊，有我马力来承当。”“啊呀，马少爷，我这个房子确实不好卖把你。”“刘老老，不好卖不关事，就能呢，我来帮你拿妖捉怪可好呀？”“少爷，你能够帮我家拿这个妖怪除啦得捉啦得格，四十九间楼房我分文总不要你格，我就送把你总好格呢。”“刘老老，格上等之人啊，你口说为凭，我也不交你做底高手续，但不过你要依到我条件，你帮我准备四十九对蜡烛，每一间楼房里间上下两层，每一层、每一间屋点一支蜡烛。”“这个蜡烛要底高时候点？”“太阳将要落山格时间点，到明朝太阳上到杨树顶能高，这蜡烛才能点完了，点通了。”“少爷，这倒不费底高事，格我去帮你准备。”拿蜡烛准备好了，到晚下辰光，马力个人进去，拿四十九间屋里间格蜡烛，一支一支就总点好了来杠。点好了么，外间也晚夜，夜饭一吃，马力来到四十九间楼房格当中一间屋，黄昏头又不曾看见底高妖怪，到半夜也看不见格妖怪，到半夜过后么，像照心血来潮哇，倒要困喽。困到底高辰光？将近三更天格式落，只听见外间一阵狂风，“呜——叭”，拿窗子也吹开来格，拿四十九间楼房里格蜡烛，全部统统总吹熄啦得，一支总不亮了格。

马力听窗子一响么，人就吓醒过来格，望望外间伸手不见五指，吓得浑身汗毛根根直竖，就来个害怕胆寒格辰光，窗子外间嚯落，一个东西对里间一跳，说是人又不像个人，说是鬼又不像个鬼。这个东西底高腔调？头上戴格红帽子，身上穿格红袍子，脚上穿格红靴子，手拿钢叉一把，有一丈二尺多长。那个精怪来到马力面前：“马力，马力，你有千两黄金、五百两银子、四小车银子，你不起造房子，你居住我格四十九间楼屋，今天你对哪里跑，还不拿命来？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格精怪随手动手，

交马力两人来交战，哪肯容情半毫分。

那个马力格，打哇打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格，就走这四十九间楼房里间上间转到底落，底落转到上间，心上就想：叫不听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。

今朝如果丧残生，要笑坏许多多人。

两人来杠战多少时，就楼上转到楼下，楼下转到楼上，一笔转到四更多天格辰光，干干正好，一个老头子上街卖草哇。过咱又没得时钟，望望天上格星么，他当要天亮，早点上街格，挑一担草挑不大动，喊号子旺旺之声，干干走到这个楼房身边不远啊，精怪听见外间喊号子格声音，他当外间天亮了，一天亮么，我这个精怪要现原身，跑到个阳台身边，“嚯落”，手脚又哨，走上间对下一跳，干干正巧，刘知县家请法师来杠拿妖捉怪格，有一滩干石灰来杠，马力吃苦，抓一把干石灰，操起一掳，一掳么就一个圆圈郎，拿这个精怪就圈了这肚里格，头对阳台高头一伏，眼睛一闭，蹲杠困觉。到外间将要天亮，刘知县来了格，当真刘知县困得着格？

假使少爷有长和短，要绝啦马家后代。

带领安童梅香总来望格，来一望啊，只听见格阳台高头，少爷，马少爷格。马力痴眼懵懂：“啊呀，刘老老，你怎干早格？”“啊咿，少爷格，今朝夜里我一夜总不曾困得着格，恨不得我心总抓了手里格，你可曾捉得住精怪啊？”“捉住得格。”“来哪里？”“就来这石灰圆圈里间，你打发安童梅香弄锹来挖。”听见精怪捉住得么，当然刘知县高兴啊，叫安童梅香来用锹挖格。肇一淘安童梅香弄锹一挖，只听见煤锹底落“窸窣窸窣”。这头撬到过头，拿烂泥掘开来一看，十个缸并排排来这个烂泥肚里，弄缸盖头揭开来一看，肚里底高来下？十个缸里全部是黄金来里间，才来杠望格辰光，杠块格一淘安童梅香也叫起来格：“啊呀大人，堂也有十个缸，也有十个缸来堂。”拿那个十个缸撬上来，盖头掀开来一望，有十缸黄金来里间。刘老老说：“啊呀，我家这陆地上倒哪有二十缸金子格。”正来杠怀疑格辰光，杠又叫得来格：“大人啊，堂也有十个缸了，也有十个缸。”拿这个十个缸盖头掀开来一看，也有十缸马蹄金来里间。马力说：“老老，你家这陆地上好了，真是堆金积玉地，三十缸金子了，不要说几世，你几百世总吃不完用不掉了格。”“少爷，你哨点拿这东西弄走哇，不要放堂害我哇，这是你格财饷。你到堂来捉妖怪，才捉到三十缸金子格，你不曾来格辰光，我家家里弄了不得太平。邻舍隔壁总吓溜啦得格，你不要放堂害人，你弄走。”格不晓这个金子底高来历格，现在已经挖到三十缸金子来这堂子格？打发全家格安童梅香再去寻，肇拿不曾撬到格堂子继续听我撬，哪晓一撬哇，又撬到一个缸，这个缸高头一块紫金板盖了上。做对手拿紫金板盖头揭啦得，这个缸里有个紫金人人头坐了来里间。这个人人头呢，一个手撑了腰里，一个手举了头顶向上，手掌心里也有字刻得上：

我替马力看了十八载，今朝交把你当身。

究竟这紫金人人头是底高哇？财神菩萨来堂显圣。“刘老老，肇晓得格呢，这是财神菩萨来堂显圣呢！你肇总好要格呢。”马力家去交母亲滕氏太太一讲，“儿啊，这个金子我家也不能要，为底高？你有千两黄金、五百两银子，你家姐姐家也有四小车银子推了堂块，我家娘儿两个，吃不完用不了，不如拿这三十缸金子献把朝廷。”“母亲么，倒不是我做儿子格说你咧，我们是个布衣平民种田郎，怎能够见到万岁啊？”“儿啊，旁人见不到万岁，你这个种田郎能见到万岁格，你家老子告老还乡格辰光，有镇国之宝丹书铁券。万岁赐把他保管格，虽然回禄三次，我一落里收了怀府里，这东西不曾烧得掉。万岁对你家父亲说过格，只要有这个东西摆了身边上金殿见驾么，上殿不要见君臣礼，皇兄御弟两相称，你拿丹书铁券带了随身，赶紧到京都皇城去面圣。”

马力闻听这一声，急急忙忙就上皇城。

因为这个丹书铁券随身，像照干咱的通行证一样，没得哪问他。格天子来到金殿，赶紧拿这事情告诉万岁，说拿三十缸金子来献把国家，送把你万岁格，万岁恨不得拿手总摇抛啦得，说：“这个金子我孤家万万不能要哇，不好要哇，为底高？一两黄金四两福嘎，我没得福份得这个东西，像刘知县刘爱卿，三十缸金子来陆地上作怪，自己总不敢住家，邻舍隔壁总吓溜啦得。你假使拿这个金子送把我孤家，送把我国家，你不要弄我万岁总做不成，格我不要这东西格。”“万岁，我拿这个东西支持国用，无论如何你要收下来。”“我孤家不要，我就是不要。”文武百官也说：“万岁，三十缸金子了，献把国家好格。”“马力啊，真正你这一份好心，拿这个金子送把国家格，我看就能呢，金子仍然摆你家家里，就算我们国家格，算我孤家格，国家一旦要用呢，打发人上你家去拿，上你家去取。假使国家不用呢，就永远是你马力帮我孤家保管了来杠，总好格呢？但不过你心肠干好，能够送三十缸金子把国家，我要封你官职，封你底高官职？国家原来很穷格，你拿这三十缸金子对下一摞，国家就富裕了格，所以我孤家来封你。

马力前来听封赠，拣国富之职你当身。”

肇封了他官职，等他家去了格，他肇拿千两黄金拿出来，银子拨出来，拿房子也就起来格，肇娘儿两个蹲家纳福呱。房子有了格也不要愁吃，也不要愁住。

我此处丢开慢谈论，再提山寨一段情。

有凤凰山上二大王李凤，可是拿马力四个安童杀啦得呱，他心上就想：假使把马力晓得，我杀啦他格安童，这我得过身？打人不如先动手，骂人不如先开口，“啰兵啊，出去八方打听，请本事好的英雄好汉，或者是女中豪杰，来帮我上西京去行刺。

只要拿马力狗贼丧生，就少了冤家对头人。”

肇啰兵出去八方打听，究竟可曾访到哇？到东京北门外王家庄，拿王凤英小姐请了去格，为她不丑哇，办了好酒。吃酒，李凤就开口：“小姐，总说你武艺超群，英雄盖世，有西京的马力，打死了我家大王哥哥刘龙，我交他有深仇大恨，所以今朝拿你请得来，你帮我上西京去行刺，

只要拿马力狗贼身丧命，我赏你千两雪花银。”

王凤英一听，吓了大半条命。她想：啊咿嘎，请我去杀我家未婚丈夫啊！狗贼，你也是叫瞎得狗眼，你请旁人微小可哇，你请到我姑奶奶来了嘎。“啊，小姐，说你本事好，究竟有多好本事，我又不曾看见过。啰兵，”“有。”“拿我龙泉宝剑拿来，等王小姐舞点把我本王看看看。”“是。”拿龙泉宝剑探得来格，小姐拚得吃苦么，拿龙泉宝剑上下飞舞，格李凤大王来杠望格，望啊望，望啊望，他倒情不自禁了格，“好好好。啊呀竟好了。”好嘛你撑杠不要颤呢，一头说好么，一头对小姐身边跑，一头对杠跑，一头说好，哪晓得跑到小姐身边不远了格，小姐不肯耽搁，两个哨步跑到他身边，手起剑落“咔嚓”，李风格头滚出去一丈三尺多远。

手一舞来脚一蹬，魂灵上了枉死城。

格些啰兵说：“不不，不得了了格，啊咿嘎，这个黄毛妖韶，拿拿拿我家大王总杀啦得哇。”“啰兵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家大王确实是我杀格，你们愿意蹲我堂山上格，格么我就呢蹲堂做大王，你们大家总帮我格忙。不愿意蹲堂山上格，拿银子分分，各自回转自己家门。”啰兵一想：家去又没吃，又没得好格穿，蹲堂块么，总算肚子混得饱哇，还弄到两个零用钱，不如就蹲堂山上么。王凤英小姐就想了：我虽然家去了，来叔子身边，毕竟不是自己父母大人啊，总归受拘束格，不如呢，我也不家去，我就蹲堂高山上做大王啊，啰兵大家好总帮我格忙。

王凤英小姐来高山上么也算有了个安身处，再提边邦啊不太平。

有东辽高丽国，出到了两位能人。有金国的兵马大元帅名叫赛龙珠，还有副元帅名叫苗学升，这两个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因为高丽是格小国，向我大邦中原，要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他出到了能人么，就想交中原打仗，不向中原进贡。那一天拿战书打上我大邦中原，到金殿之上，

万岁拿战书上上下下么看完成，掇开龙心火一盒。

“大胆高丽，高丽国，你们小国应该向我大邦中原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竟敢把战书打到我孤家金殿，以小犯上，如同叛逆相等。哪一位爱卿，替孤家担忧，提兵调将，前往东辽高丽，待等班师回朝转，官上加级重封赠。”

文官拉拉武官手，哨点不要开口。如果开开口，去打仗要现大丑，如果多多嘴，要变没头鬼，如果哪个多了言，去打仗骷髅头要向前，不如蹲家吃点太平饭，拿点太平钱，打仗等于头就拎了手里呱。

文武百官个个跪了金殿上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

万岁喊声：可怜啊：

“你们来太平年岁官上加职还嫌小，燎乱年岁怕出征。
孤家格江山哇如同风中烛，出不到扶皇保驾人。”

六部大臣就说：“万岁啊，你不必龙眼挾泪，如果说我们中原没有能人交高丽国去打仗格，不如就食啦点气倒过来向高丽国进贡，也不过只要十车金十车银一年。”“爱卿啊，倒哪里有钱，现在国库干困难，倒哪里有金子银子到高丽国去进贡咯？”“万岁啊，国家没得，有个人现在有了。”“爱卿啊，哪个有干多金银啊？”“万岁，你怎忘记啦得嘎？有敌国富马力，他不是有三十缸金子献把国家嘎？把他保管格，不来他家家里啊，不如拿马力召到金殿，问他弄十车金、十车银，格么没得干多银子，可以全部用金子代替，到高丽国去进贡。”

万岁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格天子出圣旨一道，拿马力对金殿上一召，万岁就拿这个事情告诉了马力。马力说：“万岁，要说国库不足，不要说三十缸金子送把你，如果送把你不够格，我马力哪怕再送点银子把你，你拿这个金子送到外国去，把高丽国去，格我一两银子总没得把你，你哪怕拿我头杀啦得，我金子是不可能送到外国去格。”“爱卿，孤家我也没得办法，没得人去打这个仗。”“万岁，没得人去，我微臣愿往，我替你上高丽国出征打仗，助你一臂之力。”“爱卿啊，你年纪轻轻有底高本事，能够去帮我孤家出力，帮我孤家征东？”“万岁，你不要看我年纪虽然小哇，我武艺倒也好了，不相信你赐我大刀两口，我到御校场舞点把你看看看，我可能够去高丽国出征打仗？”万岁闻听到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肇就赐他大刀两口，亲自带领文武百官到御校场观看。马力不肯耽搁，拚得吃苦，两口刀上下飞舞。

单刀舞起来像渥闪，双刀舞起来不见人，划水不进半毫分。

万岁和文武百官看看哈哈笑，称赞马力本领高强。“马爱卿，你年纪虽轻，武艺也不晓得有干精。

马力前来听封赠，征东元帅你当身。

赐你十万兵和马，平定高丽保太平。

待等班师回朝转，官上加级重封赠。

点兵簿子赐把你，黄道吉日动身行。

肇到了黄道吉日格一天，马力不肯耽搁，身坐中军帐，拍动惊虎胆，打起聚将鼓，涨起齐队号。战鼓敲了叮呤咚，点起十万马和兵。

十万大兵出皇城，号炮连天怕坏人。

来到和高丽毗连夹界地方，扎下营盘，战书打上高丽国，约时交战。哪打头一仗？因为旁人总是呐喊助威格，真正有本领么也只有马力，马力一想打头一仗打败了，要泄啦官兵士气，应该本帅亲临战场来打第一仗。高丽国哪个打头一仗？是兵马大元帅赛龙珠打头一仗。两人来到战场，互相通过名姓，马力就说格：“番贼番贼，你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速速下马受绑，饶你性命，如有三字两不肯，你鬼门关就来面前呈。你这番贼脸上黑摩诃，胡子就像乱柴窠，年纪倒有六十多，如若与我来交战，活格少来死格多。”赛龙珠把他一说，气了啊呀呀：“中原蛮子，拿命来。”

话不投机就动手，生死搏斗比输赢。

两人一个朝山杀，山崩地裂；一个朝海杀，海起灰尘；一个朝左杀，黄鹰掠翅；一个朝右杀，猛虎翻身；一个朝前杀，怀中抱子；一个朝后杀，背驮苏秦。因为赛龙珠是兵马大元帅，马力是初临战场没有经验，打哇打哇，渐渐支架不住了格。只有交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他就急中生智，“赛龙珠，赛龙珠，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格，个底个哇，打死不罪过；两人打个人，是儿子打老子；三人打个人啊，是孙子打老爹，你准备几十个人打我个人，不是打祖

宗啊！”啊？赛龙珠只当有高丽国人来帮他打咧，回过背来望格，哪晓得过来一望，上马力的大当，马力用生铜棍朝他后脑勺高头操起一记，“叭！”

格脑壳子擅做两半个哇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随手掠阵官拿赛龙珠尸首抢走了格，副元帅苗学升，气了三孔生火，七窍冒烟，催动坐骑，来到战场，“南蛮，南蛮，你打死了元帅，我和你有一天二地，三江四海，不共戴天之仇，你对哪里逃？还不拿命来。”

话不投机就动手，要帮元帅把冤伸。

说一人发泼，万夫难当，能狼不值众犬，好汉单怕人多，双手抵不到四拳，他才间打杀一个了哇，这个是第二个了哇，马力不曾有人调，打哇打哇，两膀松拉千斤重哨力嘎，没办法，晓得不对，只好慢慢对后退。苗学升就想：真正打我也不一定是他格对手，元帅还死他手里了，我拿他硬逼，只要逼到剪子谷口，那个荡子口小里间大，只要拿他逼到那个里间去，把口子拿起一封，说计毒不过绝粮也，

拿他活活来饿死，好帮元帅把冤伸。

这个马力格，只好边打边退，把他逼到剪子谷口么，就没得命了格。

马力等等险要吃败仗，骊山老母早知闻。

骊山老母来昆仑仙山心血来潮，坐卧不安，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“啊呀，安国星宿马力嘎，带兵征剿东辽高丽，现在等等险要吃败仗，如被逼到剪子谷口哇，就难有残性命，赶紧我要去搭救于他，

如果等他丧残生，我家徒弟的终身靠何人。”

一阵仙风，就对凤凰山一攻，“徒儿，徒儿，速速见我。”王凤英远远迎接：“师傅啊，今朝你怎干稀客格，来有底高事情啊？”“徒弟啊，大事不好了呱，你家未婚丈夫马力，带兵现在高丽打仗，等等险要没得命了格。”格王凤英小姐闻听到这一声，三魂吓得么少二魂，“师傅啊，

如果我家丈夫有了长和短，你家徒弟的终身靠何人。

师傅啊，你赶紧去搭救他一条命残生，我永远也不忘你恩人。”

“徒弟啊，你不要哭嘎，也算你有福。师傅来做底高呱？就是帮助你去搭救你家未婚丈夫马力呱。我堂块有飞轮雁鱼钉，格速度比箭要快到十五倍，你赶紧带我的宝贝前往高丽国，搭救马力去吧。”肇随手，王凤英不肯耽搁，救人如救火，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搭救丈夫小官人。

来到这个高丽国，只看见苗学升交马力来杠打哇，马力只是对后退，对后退，王凤英晓得不对，手拿飞轮雁鱼钉，不肯耽搁，对准苗学升一射，只听，“呜——扑秃”，就对苗学升背上一截。腾腾空背上一痛，苗学升伸手到背上一摸，一个东西钉了背上，拿起来一拔格，血对外透啊，看看就像筛酒，痛了死去活来。

几个抛来几个滚，滚成潭头啸成坑。

王凤英随手拿口钢刀，来到他身边，弄刀到他颈项里就敲，我杀格，杀格，杀格，杀你格番乌龟。苗学升晓得今朝没得命了格，“小姐哇，

你今朝饶我一条命残生，我衔环结草报你恩。

小姐，说猎户不打笼中鸟，好汉不杀败阵兵，

你今朝只要饶我一条命残生，我到黄土盖面总不忘恩。”

“番乌龟，要我饶你命残生可以格，拿降书顺表写把我哇，我饶你一条狗命。”格哪个不要命，苗学升没得办法嘎，拿降书顺表写起来，交把王凤英。王凤英得到降书顺表么，就拿这个苗学升也放啦得格。随手不肯耽搁，来到营盘，“官兵啊，才间你家元帅，溜到营盘里来

了哇，我亲眼看见格，你们听我报，报于你家元帅知道，就说我王凤英已到。”官兵打趟子对里报，报于马力知道，说王凤英已到。马力说：“害人了，她早也不来，晚也不来，我打了败仗她来了格，如果今朝告诉她我打了败仗，这不比鬼也多两个耳朵，但不过丑媳妇不得不见公婆，她是我格未婚妻子啊。”只好亲自迎接嘎，两个人一照面啊，王凤英就说：“元帅，我恭喜恭喜你了。”“你笑我底高？不过我吃得败仗呢，我交你是未婚夫妻道理，你要笑我做底高？”“元帅，我不是笑你，你望望我这底高东西？”随手拿这个降书顺表，

马力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如同拾到宝和珍。

“你这走哪里弄得来格？”“没得我，你还有命，师傅送我飞轮雁鱼钉，指点我来救你残生性命格。”“格不是你来，我也没得性命，更不要说得到降书顺表，这功劳总归于你，等到班师回朝转，奏于万岁得知闻。”随手打起逍遥鼓，唱起得胜歌，回转京都皇城，兵马到演武厅歇宿，来到金殿交过旨意。圣天子龙颜大悦，

该应孤家江山稳，出到你擎天柱一根。

“马爱卿，你这次带兵征剿东辽高丽，已经打了胜仗，得到了降书顺表，高丽国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你乃有功之臣，今朝金殿上就来封赏，

马力操国富加封赠，九千岁之职你当身。”

“万岁，你封我九千岁，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年纪干轻，格能担当此重任？”“爱卿，你且放宽心，你封了九千岁，孤家可以说文武百官没有哪一个不服。为底高？你年纪轻轻，文武双全，自告奋勇带兵打仗，有哪能够和你相比？你不做九千岁，还有哪个能够做九千岁？所以孤家要封你个九千岁。”“万岁，格还有我家未婚妻请你封下子，她叫王凤英，好了她帮我助战，才能班师回朝家来格。还有我家母亲，也要请你封下子。”万岁一想：不错哇，一人得道，鸡犬也能升天。

滕氏前来听封赠，太君娘娘你当身。

王凤英前来听封赠，镇国夫人你当身。

封过之后么，万岁就说格：“爱卿，孤家马上发银子，帮你到西京北门外马家巷，造起九千岁王府来，造起银銮殿来，有重要大事，召你到金殿上商议，没有重要大事格，你一落里总不要上金殿上来见驾，就是说旁的臣子要天天来见我孤家，你可以不来上朝。”肇随手发出帑银，帮他家造起九千岁王府来，造起银銮殿来。肇夫妻两个交太君娘娘滕氏就蹲家里纳福，滕氏太太就说呱：“儿啊，享福格辰光，也要想到受罪格时候了，想想来坟堂里间穷做格种腔调，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现在手里是抛把簸把格银子用不掉，我们来呢要大做好事，广行方便。”

王府门口挂起斋僧榜，逢三遇七济贫人。

不提马力做了九千岁咧，我们单讲到东京，他家姐姐马巧云。正因为卢尧救了这个马力嘎，所以丧命星姐姐一落里交这个卢尧做对，究竟可曾害得到他家？

格天子马巧云就说格：“丈夫，你可会放火哇？”“妻子，我不会做这个伤天害理格事情，你叫我上哪去放火咯？”“上哪去啊？卢尧救了我家穷鬼弟弟，我倒交他拉倒了嘎，今朝替我坐夜上他家去放火，拿他家格丧棚去煨啦得拉倒。”“妻子啊，我不敢去，不敢去。”“你帮我望风可好？”“望望风好格。”夜里跑到杠一望阿，卢尧家发财，是员外，吊桥不收，弄链子一拉哇，桥就上去格，旁人不得进去啊！格八败命有办法，夫妻两个做对手，弄大脚盆，余到卢尧家门口去。夜半深更，人不知，鬼不觉，用松枝干柴，就架好了来卢尧家房子四转。

点起南方丙丁火，所有房屋总化灰尘。

卢尧家夫妻两个来床上讲讲：“马力弟弟家去，不晓干咱怎呢？”也不曾困着得格，听见外间响声，跑到外间一看，命总吓断，是浓烟滚滚，晓得可有残生性命，手脚又哨，夫妻两个

手携手对外直跳。

好了两人溜了哨，逃到两条命残生。

安童梅香作孽格，来火炕里总烧杀得，总烧了撮手撮脚，烧了筋皱皮塌。烧了瘟死烂臭。可怜啊，

安童梅香来火炕里间丧残生，格比黄连苦三分。

张凤霞就说呱：“员外，房子挨烧啦得格，拿库房门打开来啊，赶紧拿匠工请家来，拿房子再造起来。”张氏院君开口，随手员外卢尧亲自出去，拿木瓦匠请家来，拿房子造起来。造起来曾歇三天，哪晓把八败命家夫妻两个坐夜倒又去烧啦得格，肇没得钱了格，卖田，拿田卖啦得，拿房子造起来，又把这个八败命烧啦得，连烧拉他家三趟，

烧了卢家寸草无一根，只好卷头棚里去安身。

这个卷头棚，也是人家邻舍隔壁，南埭北埭救济来格，香科芦头搭格，说穷转富好过，富转穷难熬。格天子张氏凤霞就说呱：“员外，这个日子我也不过哇，你说说看，肇又没得钱用，饭又吃不饱，你说怎得了！就能呢么，你格朋友和一些弟兄多杀得，去望望他们么，可好周全我们一番，借点钱把我们。”

卢尧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到城隍庙门口望到几个朋友坐了杠捉虱，到土地庙门口又望见几个坐了杠晒太阳，看见卢尧一到，“啊呀，哥哥你来了嘎。”“我来了格。”“卢尧哥哥，你怎像照不大高兴格？”“高兴底高咧？房子总挨人家烧啦得格。”“啊咿嘎，哥哥，哪个胆有天大，敢来烧你格房子啊？”“也不是烧一趟，烧三趟，总是半夜三更烧格。”也有格叫花子就说格：“哥哥，你一落里又不得罪哪个，只有周全救济人家，你格人缘好杀得格，你说哪个敢碰你？敢烧你格房子？”也有格尖刁格叫花子就说：“你不要说得轻巧哇，就怕卢尧哥哥救了王誉爵舅子马力，得罪了王誉爵狗贼，又拿他开除啦得，晓得哥哥格房子可是把这个狗贼烧啦得格。”也有一淘叫花子说：“对格，对格，对格，肯定是把王誉爵狗贼家烧啦得格。”也有些叫花子就说：“哥哥，你胆放宽心，他烧你格房子阿，我们去烧他格房子，替他也煨啦得拉倒。”跑到他家门口一望啊，府门紧闭，一般叫花子不得进去。叫花子办法大了，拿讨饭棒对讨饭棒接起来，头子上绑起草来，弄草点着得，走围墙外半间伸到里半间格草积高头去，草积连树，树连到房子，曾剩多少辰光，拿房子统统烧了干干净净。

王誉爵就说格：“妻子啊，肇不得了呱，你要去烧旁人家房子了，旁人家肇来烧我家了哇。肇烧啦得，你说住哪里啊？”“丈夫，你有底高用？我说你，你只会做下河人。不嘎，他就烧我一回呢，我家东库房有金，西库房有银，还有珍珠八宝，而且不少，拿出来也好起房子。”他家钱多了，他家是西台御史啊，起来曾歇几天，把叫花子烧啦得，又起一趟，又把叫花子烧啦得，连烧他家三趟。个天子王誉爵就说：“妻子啊，肇弄底高起房子？肇哪里有钱咯？”丈夫，不要说旁的，我出嫁格辰光，二十四条舟船拿我送得来格，陪盘嫁妆虽然全部烧啦得，我还有宝贝另外园了旁半间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我马上去取出来，那个我窖了烂泥肚里。”哪晓拿金子取出来起了房子，又把些叫花子烧啦得，没得钱，又卖田，田卖啦得，又拿房子起来，又挨叫花子烧啦得，就是说他家连烧拉五趟。底高人家背得起犯火烧烧五趟啊？没得办法，王誉爵眼泪巴嗒：“妻子啊，肇怎弄？”“丈夫，卢尧好住卷头棚、滚箍楼，我们也好住卷头棚、滚箍楼格。”肇拿滚箍楼也搭起来，住了滚箍楼里格。

我们不谈这八败命也住了滚箍楼卷头棚里间了格，单讲到这个卢尧家女格——张氏凤霞张院君。张凤霞就说呱：“员外，你去望望格些哥儿们看，可好救济两个盘缠，我家怎得到这个腔调呱？就害了你救了马力，所以我家才到如此地步，马力现在家去格，不晓现在可曾得发达，你弄到盘缠么上西京去，假使马力干咱有了办法么，他也不会得忘记过咱你搭

救他格事情。”“院君啊，你怎晓得我救了马力格？”“员外，你当我不晓得，你拿马力救家来，骗我说他是怎呢怎呢来格，特地来访你格，来拜望你格，曾歇几天我就晓得了格。”“好格，院君啊，你叫我去望么，我就去望望看。”与些叫花子一讲啊，花子说：“对呱，你不救马力，你不到这个腔调？要说路费银子，我们堂不多，叫花子大家投两个钱把他，等他做路费去喽。家去交院君讲讲：“院君啊，我肇走了哇。”“员外，马力有办法格句话，赶紧弄人家来拿我也接得去享福。”“晓得格，院君啊，我不会得蹲杠朝鱼夜肉格，拿你丢了家受罪。”肇卢尧个天子，不肯耽搁嘎。

带了路费银子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赶路程。

脚底落搞哇搞，格天子跑到土地庙，跑了脚又疼。肇呢，银子路费不多哇，也拚不得住饭店，心中就想么：我蹲这土地庙里宿嘎一夜，明朝就好赶路格。拿这包袱就探下来，摆了土地菩萨龛子里格。人么对这个佛台底落呢幔子肚里一攻就困觉，早起起来么，你拿这个包袱拿走焉，只思量到赶路，就昏了格头啊，不曾拿这个包袱嘎，急急忙忙就动身，哪肯耽搁往前行，连三晓得买早饭吃，摸摸包袱不来身上了格。“不得了了呱，包袱丢了了个菩萨龛子里格。”打转去一望，包袱没得项了格。包袱呢？两个叫花子啊，要饭格，格天子不曾要到早饭，上土地菩萨身边去叹苦格，望见格包袱来龛子里啊，散开来一望，银子雪白，像水银来杠直晃。叫花子对叫花子讲讲：“啊呀，土地菩萨灵了，来堂显圣了，晓得没得早饭吃，拿钱放堂等我们格。”

不提叫花子讲讲说说欢乐很，再提个卢尧善心人。

卢尧一想：有钱天下去得，无钱寸步难行，我肇又没得格钱，怎弄咧？一跑一钉，点总不兴。干干跑到五虎镇，五虎镇格镇头上不远呢，有一个饭店，那个小二哇，来杠叫生意。格小二底高腔调？围裙一倒煞，筷子对腰眼里一插，抹台布对肩兜上一搭，脚对户槛上一踏，嘴上就说：不欺三尺子，义取四方财。财源滔滔涨，元宝滚进来。可有多少生意买卖人、赌钱先生们、投亲访友人，今朝到了我五虎镇，我家店主能像活财神，柜台就像紫金城，钱桶就像聚宝盆。

今朝到我家来下宿嘎，一本万利好转家门。

小二来杠叫生意，哪晓得卢尧他东西耳朵南北听，不曾听得清，为底高？心上不好过。格小二来杠叫底高？来往行人、过路君子你到我家来下宿，我家老板能像活财神，柜台就像紫金城，钱桶如同聚宝盆，我家店主很大量，算账大钱夹小钱，从来不较量，不较量，不较量。他钉啊钉，哪晓不曾听得大清，他说得又快，说“不较量，不较量，不较量”，他搞了当不要钱，不要钱。心上就想：我没男没女做好事格，这个人家可保也没男没女做好事啊，吃得不要钱啊，我上他家去咧。

一跑一歪，架子蛮大，跑到里间对凳高头一坐哇，看看就像老八太。店主跑到前间：“客官先生，你也是要饮酒，也是要用饭？”卢尧一想：今朝又不要钱，也不出劲吃他下子。“小二啊，我既要饮酒，还要用饭。”“好格，你要吃多少酒啊？”“拿你家里好酒呢，替我打嘎十五斤来，再帮我烧嘎一斗米饭，我一吃就好走格。”拿酒打得来，一斗米饭二十斤米了随手烧好了，饭拿得来格，把他一吃，他可有钱啊？身边一个钱也没得嘎，杠块管账先生跑到他身边：“客官先生，我们来拿账算算。”一上一，二上二，一下五去四，二下五去三，算盘一敲滴嗒响。“你才间饭交酒，银子吃拉三两，格么我堂饭店里人也委该多，也顾不了许多了格，你如果下宿，我安排你房间，不下宿，你拿饭交酒银子把啦得，你就早点走么。”“啊呀，老先生，你家不是说不要钱嘎，怎得我一吃就要把钱啊，格你家不是骗子饭店啊？”“客官先生，人无好处，哪肯早起，我家怎是骗子饭店，你说哪家不要钱？哪说格咯？”“就那个安童说格，那个堂倌小二说格。”那个堂倌跑到他身边：“客官先生，我打你招呼，我说我家店主很大量，算

账不较量，大钱夹小钱，从来是不较量，不较量，不曾说不要钱啊！”“老先生，格我倒听错了格？你替我记格账来堂格好呀，我是上西京去投亲格，等我打转来么有了银子，三两正项，我把你六两总好了呢。”“啊呀，好倒好格，我又不认得你，你假使欠我账不来还么，这事情要搁到我头上，钱要我还嘎。”也有人说格：“老先生，不要交他烦神，才间吃格辰光，怎不摸摸身边格有钱格，吃得倒说没得钱喽，胡子一抹，就想滚蛋喽，颈项绝细，只晓得食祭，吃白食不把钱啊，干便当啊，有钱把钱啊，没得钱脱他的衣裳，剥他的袜子也要把钱。”卢尧一想：人也霉杀得嘎！我长干大，不曾坍过这种台呀。肇大家要去剥他格衣裳、剥他格袜子。卢尧双目落泪啊，“兄弟啊，

你们今朝高抬贵手饶饶我哇，我永远不忘你恩情。”

肇外间来杠吵么，里间店主倒听见了格，店主跑到前间一望，拿事情一问，看看这个卢尧不是骗吃格腔调。肇问问问他住哪里？叫底高？东京确实是有这个人呱，一落里行善积德做好事哇，只因他遭了回禄，是投亲格，路过我家店里。我也算做一件好事，就把他吃一顿拉倒喽，不要问他要钱。

格卢尧听到这一声，谢谢恩公善心人。

眼睛一鞭，跑出去三四天，又没得吃格，饱一顿，饿一顿，脚底落搞啊搞。个天子到了关王庙，头痛发热，浑身疼痛不歇，倒跑不动了格，来到格关王庙，关帝庙门口呢，有一捧乱草来杠，乱草高头有一块老棉絮，也没得筛子干大咧，他确实跑不动么，就对格老棉絮高头一困。这块老棉絮是哪个蹲格？是两个叫花子蹲格，一个叫钻天龙，一个叫入地虎。这钻天龙、入地虎做叫花子，是假叫花子，不是真讨饭，他场面上来你家门口好话说尽，弄到点饭吃吃么，眼睛巴眨巴眨，望好了你家四转，鸡窠鸭窠来哪里，到夜里黄昏过后，人家总困了格，这两个人就来偷鸡子偷鸭子格，早起上街卖啦得么，一顿好吃局。格天子走街上打转么，入地虎说：“哥哥，啊呀，格哪个困了我们格老棉絮高头了格？”两个人跑到他身边，弄手到卢尧额头高头一掀，滚烫发热，来下发高烧，“哥哥，这个人来下害病，发热格，才间钱倒总吃酒吃啦得格。”“兄弟，你说怎弄？”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座浮屠。就能呢，我看杜奶奶家格鸡窠，来西山头靠河边，我听见说她这两天上女儿家去格，前几回我不曾偷得到，她肇不来家，虽然干咱日里，日清日白，没得哪问账，去拿她家鸡子鸭子偷嘎几个来，上街上去卖啦得，有钱么好帮这个过路人看病。”两人讲好了，拿鸡子鸭子偷得来，上街上去卖外间要散市喽。肇又认得他格，又是贼货，人家又不愿问他买。钻天龙、入地虎两个叫花子哭格：“对不起你们，你们做做好事，我们这个鸡子鸭子卖啦得，不是买酒买饭吃，一个过路格人，害病困了关帝庙门口，我们弄到钱帮他看病格。”也有人说格：“叫花子也晓得做好事，帮过路格人看病啊，格我们也不好积积德格，就拿鸡子鸭子买下来。”弄到了钱喽，请医生来帮看啊，医生手总摇抛啦得，“死走，死走，死走，格种身上么一河水也不够洗咧，我也帮你们看病？”“不是帮我们看，有一个过路格人，害病来我们关帝庙门口，请你医生去帮他看下子。”医生一想：叫花子也晓得帮跑路格人看病，晓得做好事积德，我医生本身是救死扶伤，我应该也要去呢，帮这个过路格呢看病。

背了药箱动身走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
跑到杠弄手到他脉高头一搭，嘴就直咂。“先生，这个过路格是底高病啊？”“你不要问，不要问，严重伤寒症。”“可看得好？”“请旁人难看得好了，请到我格句话，不消半个月就好格。”开过方子，钻天龙、入地虎去拿药抓得来，弄东西垛起来，肇拿这个药煨好了，天天就灌把这个卢尧吃，大概有七、八天时间，卢尧眼睛就能睁开，像照就有点精神，到十天过后，就能站起来行走行走，到半个月格光景，不讲说全部好了么，已有八成好了格。

跑到花子前间双膝跪，救命恩公叫几声。

两个叫花子就说格：“过路嘎，你住哪里？你叫底高？怎害病害了我们这堂子格，弄我们堂半个月总不曾有好觉困，不有歇落格辰光。”“我住东京。”“家伙东京要饭要到这个堂子来。”“你叫底高？”“我叫卢尧”“啊，卢尧哇，我们同行当中说有八九十个人，交卢尧结拜生死弟兄，可就是你啊？”“不错，我们弟兄结拜一百个咧，啊咿嘎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卢尧啊！我们也是讨饭格，也是叫花子，不如我们也交你结拜弟兄怎呢？”卢尧一想：他们救我命格，是我救命恩人啊，也就不推托，交他们结拜生死弟兄。说好了同甘苦、共患难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

结拜弟兄三个人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

“哥哥，你准备上哪去了呢？”“我救了马力，所以家里遭了回禄，我要上西京，去望马力弟弟，究竟干咱来家做底高，不晓可曾得发财？”“哥哥哇，像你这个腔调，三根筋鑿住头，瘦筋肋骨跑不动去啊。远了，不如我们弟兄两个交你同去，一路之上啊，我们驮你。”这个钻天龙、入地虎也好了，肇轮流换落，就拿这个卢尧对西京驮。路上倒哪里有吃格？做旧营生，到人家偷鸡子鸭子，来半路上煨啊。格卢尧呢，弄点鸡汤鸭汤，鸡肉鸭肉吃吃，养了神精肉壮。望望这个卢尧不轻，秤高头称称，可保有二百多斤。

弟兄三个么对前奔，到了西京一座城。

无巧不成书，这三个人到西京哪里啊？干干到了马力九千岁王府门口，他家杠有斋僧榜文贴得杠，逢三遇七来下救济贫苦之人。格叫花子不识字么，卢尧识字格，“弟弟，不要受罪了，这个九千岁王府里间来下做好事咧，我们上他家去吃早饭去。跑到里间一望啊，倒有三四十个人排队撑了杠等喽。他家这个早饭、中饭、夜饭，一天三顿固定好了格，只有干多份数，多一份总没得。三个人不肯耽搁，跑去朝格队伍东头头子上一站。

格发早饭格来了格，不晓得倒了大霉，要撑了西头头子上倒好格，哪晓得走西头头子上对东头头子上发格，发到落么么就少他们三个人没得项当。钻天龙、入地虎说：“哥哥，你说格人也霉杀得嘎，旁人总不少，就少我们三人项当。”“弟弟啊，不要紧格，后生家三天不吃也挺肚子过桥咧，到吃中饭辰光，我们撑西头头子上去就是得，这总没办法。”说：“对格。”哪晓得发中饭格辰光喽，又派好了呱，发饭格人就说呱：“东头头子上三个人早饭也不曾吃，饿一顿无所谓，不能饿两顿啊。”肇发中饭要走东头头子上对西头发，哪晓走东头发到西头头子上，正好就少他们三人项当。两个叫花子说：“人也霉杀得格，早饭不曾有吃，中饭又不曾有吃，两顿不曾有吃格，心口头饿了慌哇，小肚子饿了像茄瓢喽。”

“两位弟弟，堂是九千岁王府，总归不会得拿人饿杀得格，到发夜饭格辰光，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。”“哥哥，你有底高办法？”“撑当中，随他走哪头发，总归当中格人有吃格啊！”哪晓三个人对当中一撑啊，就像和尚道士来杠拜忏，等了发夜饭格，拿夜饭挑得来格，发夜饭格就来杠说呱：“早起东头头子上三个人不曾发到，吃中饭西头头子上三个人不曾发到，堂发夜饭喽，我们呢两头对当中发，弄当中格人饿嘎一頓不关事啊。”哪晓两头发到当中，又少他们三人项当，没得吃格，钻天龙、入地虎像鬼跳，“人也霉杀得格，哥哥啊，我们怎就霉到这种功程，蹲堂撑了一天，脚膀总撑直得格，一天三顿汤水点子总不曾弄到下肚，我们走喽。”“上哪去啊？”“弟弟啊，做老营生去。”肇一夜没得吃，不饿杀得，拿鸡子鸭子去偷得来，格么你死远点焉，就凑九千岁马力家，王府门口对杠煨，翻腔，煨了烟绞蓬天，九千岁来银銮殿上倒望见了格，“校尉官，哪个来我家门口烧底高东西？烧了烟绞蓬天啊，去望望看啊，如果说，不是底高大事么，拿他们就赶紧赶走，就说堂是九千岁王府，不要蹲堂块烧东西。”校尉官来了呱，一望望见三个叫花子人。为底高三个叫花子识得嘎？因为衣衫褴褛，不成腔调，晓得这些人是讨饭子。“花子，你们来杠煨底高？”“我们嘴里有点麻，来堂煨点茶。”“你当我不晓得，这个煨了多少时喽，茶到干咱也不透啊？把我望望看。可是煨格茶？做贼人

心虚，肚里不是茶，拿金冠一撂，吓得就揪虎跳，跑起来就像跑报，不晓多哨，哪晓得天龙入地虎瘦啊，硬筋硬骨嘎，倒溜啦得格，这个二百多斤重格，神精肉壮格卢尧哇，胖溜不哨倒挨捉住得呱。校尉官又丧，就拿这卢尧花子，拖到马房里间，用绳子拿得来，拿他对马房里拿起一吊，来杠一打一荡。格卢尧吊了杠打，格有哪晓得嘎？旁人没得哪晓得格，只有卢尧送把马力格千里龙驹宝马，就拴了这个马房里间，这个旧主人来杠挨打，它心如刀绞哇，是双目流泪，格马来杠哭，拼命喊。马力九千岁来这个银銮殿上，心上就想：我家卢尧哥哥送把我格千里龙驹宝马，我对他不晓多好了，跟我上东辽高丽去打仗家来，吃半个王子的俸禄格，今朝怎哭得干伤心干难过格？我虽然干咱不能上东京去见哥哥么，我看到这个马，就相当于看到了我家卢尧哥哥，我一定要去问问看，这个马今朝怎干伤心格。他一心去望马么，就不曾对前间望啊，实际上卢尧就吊了来杠前间。跑到马身边，格马身边地落一块，不拉泡有筛子干大透透烂湿。怎得湿格？马滴格眼泪，马力深受感动；摸摸这个马头，“宝马宝马啊，我对你干好了，你为底高哭到这个腔调哇？你还是哪里不舒服还是底高不称心？你为底高哭到如此地步？”格马拼死拼命来杠喊，眼泪对下滴，头只是来杠直颤直颤。为底高头要颤起来？就望好了卢尧挨打格堂子，马力对旁边间一观，“啊呀，校尉官，你拿格人吊了格屋望里做底高呀？”“九千岁，这个人是个讨饭子，就才间来你家堂门口哇，煨鸡子鸭子格，所以啊，我拿他吊起来打一顿，下回才不偷人家鸡子鸭子咧。”“啊呀，叫你不要难为他们格呢，拿他放走。”放下来，绳子一松。

卢尧一个倒栽葱，推板滴点鼻子管里没得风。

马力跑到他身边，已经不认得这个卢尧哥哥了呱，当时认得格辰光，这个卢尧是万贯家财哇，身穿绫罗绸缎，现在是花子模样。“花子，花子啊，倒不是我马力九千岁说你咧，人家说三年饭一讨，官也怕做倒也是得，你望望你养多壮啊，秤高头称称不轻，可保有二百多斤，我马力九千岁手里钱用不掉，粮吃不完，可以说不要操心劳碌，总没得你干壮啊，哨点家去啊，肇不要讨饭了，寻点营生做做哇。”

卢尧听到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“九千岁，我只有来格盘缠，没得家去的路费。”“花子啊，你有多远的路程？你住哪里？你叫底高？”卢尧心上就想：同名同姓格多了，他倒说九千岁马力，马力九千岁，又不晓得可是我家弟弟。格说不好拿头抬起来望望，因为他是九千岁哇，一个是叫花子，他哪敢拿头抬起来咯。“九千岁，我住了东京。”“讨饭讨出来干远哩？”“走东京讨饭讨到西京来。你住东京哪堂子啊？”“东京北面卢家庄，我叫卢尧。”“啊，你叫卢尧哇，你说你叫卢尧。我问问你看，你们东京北门卢家庄，有几个卢尧？”“九千岁，就我个人。”“你家家里妻室格可？”“有个。”“叫底高？”“张氏名叫凤霞。”“花子，你抬头见我。”“九千岁哇，

我雷阵渥闪常常见，花子不敢抬头见青天。”

“你站起身来，赦你无罪。”卢尧拿头抬起来，马力一望，啊咿嘎，虽然干咱衣衫褴褛，长了壮点，面貌不曾得变啊。马力跑到前间来背住，哥哥连连叫几声，“哥哥哇，

我也不是张三其别个，马力就是我当身。”

“啊咿嘎，你不要蜢虼子攻了盐葡包里，腌腌不死，渍就渍煞我了呱。”“卢尧哥哥，我就叫马力，就是你往常救我格，送我金子，送我宝马格，送我四四十六套衣服格呢。我肇家来呱，上高丽国打仗，万岁封了我九千岁了呢。”卢尧仔细对马力望望，对马力叩拉三个响头，“九千岁在上，才间多有冒犯，请你包涵。”“啊呀，哥哥，你怎说到这话嘎？快快请起。”双手拿卢尧扶起来，那个校尉官，恨不得尿总吓出来呱，不得了了呱，打了九千岁家哥哥了哇，赶紧跑到卢尧身边，

“双膝跪倒地埃尘，大人要饶恕我八九分。”

“哥哥啊，你怎到这个腔调格？”卢尧肇拿家里遭了回禄，大家斗钱把他来格，我们讲经不必重复，就告诉马力，又告诉他半途之中害病，是钻天龙、入地虎拿他驮到堂块来格，又结拜了生死弟兄。“哥哥，格钻天龙、入地虎来哪里咧？是你格弟弟，也就是我格弟弟。”“被你家校尉官吓得溜走了格。”“啊，溜走了呱，你胆大点，总归能够寻到这两个人格。”随手拿家里两千个校尉官统统叫出来，拿四城门八水关统统紧闭，不准一个闲人出去，拿这两个人一定要寻得来。又不晓得寻得来做底高？家里校尉官肇满街蹲杠闹了，捉叫花子、捉讨饭子，捉叫花子、捉讨饭子，抓多少，不曾算，格天子一夜不曾困，捉到七十二个半。说也有半个头叫花子，一个后生家老小，才第一天讨饭格，倒挨捉得来格，他说我往常又不讨饭，才讨饭格咧。总归于算一个人格，哪怕算半个头讨饭子。

拿些叫化子统统总捉到九千岁家家里，马力就说呱：“哥哥你望啊，这肚里哪两个人是弟弟，拿你驮到堂块来格？”肇随手同到钻天龙、入地虎身边，“兄弟啊，是这两个人拿我驮得来格。”马力九千岁不分细啊大，一只手里背一个，背住钻天龙、入地虎格手呀，弟弟连连叫几声。钻天龙、入地虎命总吓啦得格，“九千岁，你不要烧错了香，认错了菩萨嘎，不不不，不是我，我们不是你家弟弟啊？”卢尧说：“你们不要吓怕，这就是九千岁马力，我交他结拜生死弟兄格，你们交我结拜生死弟兄，你们交他也是弟兄啊。”“钻天龙、入地虎，你们救了我家哥哥性命，又拿他驮到堂块来，救了他，也等于是救了我哇。不如呢，校尉官啊，钻天龙、入地虎肇不走了，就蹲我家堂块，你们带这两个人去香汤沐浴，更换衣襟，蹲我家堂做校尉官，也不要愁吃，也不要愁穿。”

两个花子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欢乐八九分。

肇蹲杠做校尉官，两个叫花子也超了身。单讲到格天子家里办羊羔美酒，款待不丑。马力说：“哥哥，你吃格，我出去有点事情了，一歇就家来格。”马力上哪去？他赶到京都皇城金殿之上，找到万岁，说：“万岁啊，我家哥哥卢尧来了格。”“你家也有哥哥了？”“不错，我家这卢尧干哥哥，比嫡亲兄弟也好三分。”“说来好格，孤家设御宴陪他饮酒，我们开怀痛饮。”“万岁，吃有底高用咯？朋友好不在吃，夫妻好不在色。”

“你说怎弄？”“要把点官职他做做。”“啊呀，对我大明朝没得半点功劳，怎好封他官职嘎，格不好封。”“万岁啊，你一定要封他官职。”“没处封，他没得功劳，没得贡献，怎好封？”“万岁啊，依你说起来，真不好封了格。”“当真不好封。”“万岁，真不好封啊？”“真不好封。”“真不好封拉倒，万岁啊，我有办法格。”马力喊声：“万岁呀，

九千岁官职么我不要哇，就送把我格哥哥哇善心人。”

万岁一想：这个马力文武双全，卢尧底高腔调我也不曾看见过咧？罢了罢了，无论如何我要看马力格面子，要封他点官职嘎。“马爱卿啊，既然你开口，不等你现丑，我来封你家干哥哥卢尧官职嘎。”“万岁，慢，你要封他官资格？他是我格哥哥，你官职封了要比我大嘎点。”“爱卿，你九千岁了，我只是个万岁，封了比你也大，总不见得也做万岁，交我一样格呢？”“啊，万岁，格无论如何，请你封了哪怕稍微比我大嘎点。”肇万岁没得办法，吩咐传信官传封：

“卢尧前来听封赠啊，第二个九千岁你当身。

“万岁，格帮他起王府，造银銮殿？”“啊呀，交你一样格，也起王府，也造银銮殿。”“万岁，格倒有句话，我要交你说清爽了格，他是我格哥哥，他王府起了要比我格高，旗杆也要比我多嘎两根。”万岁肇统统准本格。

马力来到自己家中么，卢尧就说呱：“弟弟，我要家去了哇。”“哥哥，你要家去么我也不留你，你来可有底高事情啊？”“兄弟啊，我家中遭了回禄，现在来滚箍楼安身，我来问你借点钱格。”“你只要开口，哥哥，我钱总有。校尉官，到后间半墙高头弄簸箕去畚，拿高头格钱

统统总畚得来啊！”畚上大半簸箕来了格，总是格没得用格钱。卢尧就说呱：“弟弟，你没得良心啊！你走我家家来格辰光，我一千两黄金把你格了，你大出汗弄这个没用头钱把我，我就拿家去也用不掉哇，这个我不要。”“这你不要，要底高咧？”“你弄嘎两套衣裳把我穿家去可好呀？”“格多了，校尉官，替我到后间鸡鸭棚高头去背，拿个鸡鸭棚高头背嘎几捆来把他。”撂在鸡鸭棚高头鸡窠高头格衣裳裤子可是好嘎，总是没用头东西拿得来格。卢尧一看，眼睛发暗，“弟弟啊，你过咱走我家家来，我帮你春夏秋冬一年四季，一季做四套衣服四四十六套衣服，你总没处拿，弄箱子把你装了拿家来呱。你大出汗把点这个坏衣裳裤子把我哇，我也要你格做底高呢？我不要了。”“哥哥，你钱又不要，衣裳又不要，你准备要点底高？”“弟弟啊，我心上难过咧，我走了。我也不晓得可有寿命跑得动到家，你拿我千里龙驹宝马把我，等我早点家去么，也有个家守份。”“不嘎，送把我格东西，也再问我要了，你倒说得出格啊！真正你要要格，校尉官，拿格三只脚骡子牵得来把他啊！”随手拿格三只脚骡子牵得来格，啊呀，格毛恨不得一筷子多长，瘦了跑路跑不动。卢尧弄手到他背上一揪啊，格骡子倒伏下去了格，“弟弟啊，这个东西也跑不动到我家啊，不要说能够驮我哇，我也偿它格命了，我不要。”“底高？不要哇，我九千岁开口哇，你竟敢不要，不要也要牵家去。”

肇就罚他牵这三只脚骡子，“弟弟啊，我路上心焦咧，我也有四个安童来你家堂块，叫安童跟我同家去么。”安童不是家去嘎，又不曾家去，实际上在半路上来凤凰山挨杀啦得格，他不晓得格。“好格，真正要人做伴，我把两个校尉官把你，踹头、踹脚跟我家哥哥同家去啊。”底高叫踹头？底高叫踹脚？踹头是个着颈，犟颈项，踹脚呢，是个撂脚拐子啊。两个人说人也霉杀得格，蹲堂块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跟这个穷光蛋家去，要受大罪了，肇帮他牵三只脚骡子。卢尧想想着气了，人来世上竟做好事没得意思，我过咱对他干好了，他今朝就这个腔调对我哇。

前辈古人说得清啊，若度中牲莫度人。

一跑一钉，点总不兴，跑出去二三里路，杠倒叫了哇，“卢先生，卢先生，嘴里有点麻，哨点上我家来弄点茶。”“我又没得钱。”“啊呀，不要你钱，尽你吃，一吃胡子一抹，不要把钱。”到吃饭辰光，杠又叫：“卢先生啊，时间不早，肚里不饱，哨点来吃饭。”“我又没得钱。”“啊呀，哪要你钱，尽你吃。个钱总不要你格。”拿饭一吃，又不要钱。可是卢尧认得这些人家嘎？不是得格，这个是马力一手安排好了格，如果说拿千里龙驹宝马格天子把了卢尧，卢尧如果说赶紧家去了，他家家里九千岁王府银銮殿不曾造得好，马力拿这三只脚骡子把他慢慢对家踱，慢慢对家踱。肇呢一路之上，

三里设起桃花店，二里设起杏花村。

等卢尧回转家中格路上，格桃花店里歇歇足，杏花村上用点心。这是马力为了报答卢尧格救命之恩，所以才这腔调安排格。格究竟这三只脚骡子来路上踱多少时？

跑了整整七个月嘎，到了东京一座城。

自己陆地他总归认得格，来杠张头识眼望，踹头、踹脚，人可好穷啊？我跑到西京，陆地总把人家起屋起啦得格，看来这个人家发得大财了哇，这个房子起了比我家弟弟格高哇，而且旗杆数数也多两根。格究竟九千岁王府起来多少时？王府起来、银銮殿造起来才三天咧，也就是说他家女格，张凤霞已经代替第二个九千岁卢尧，坐银銮殿才只三天。家里校尉官几个跑到外间，双膝来跪下，九千岁叫了不绝声。“你们不要烧错了香，认错了菩萨，我不是我家弟弟马力九千岁，我确实不是格九千岁哇。”“九千岁，你不要客气，我家九千岁马力到金殿上保本，万岁封你为第二个九千岁，已经拿你家夫人呢封做安国夫人，这九千岁王府就是你格，银銮殿造好了格，有安国夫人——千岁娘娘已经帮你代坐银銮殿三天了。

卢尧听见也无所谓，格踹头、踹脚欢喜了，总说来受罪，也不晓得享到干大格福嘎这也

是九千岁王府。九千岁就说格：“踹头、踹脚走啊，跟我进去啊！”“九千岁，你不要叫我们踹头、踹脚，我们总有名字格呢。”“你叫底高？”“我叫日久。”“你呢？”“我叫见人心。”“我卢尧救了他马力，才得到你日久和见人心两人。”现在有成语高头引申为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”。就路远才晓得马有多大格力气，时间一长才晓得人心也是好，也是坏。

也是当初传下来，成语典故到如今。

来到里间，千岁娘娘出来迎接，千岁娘娘就说：“王爷千岁啊，总是马力心肠好，今朝我家才到能功程。”“啊咿嘎，夫人，我错怪他呱。你不晓得，我上他家去，他对我怎呢？”讲经不必重复，就他呢到马力家去，马力对他怎呢，总就告诉夫人。这个九千岁肇也蹲家纳福，和夫人讲讲说说，蹲家呢是住高堂瓦屋，朝鱼夜肉。

我们不提他做了好事，弄到格善报，单讲到这个八败命马巧云。

格天子交丈夫讲讲：“丈夫啊，我要上娘家去了。”“我交你同去。”“你去做底高了？”“格我个人只好瘪缩缩，对滚箍楼里一蹙，我要交你同去。”“好格，同走。”拿门一锁，肇两人就同走。

夫妻两个就动身，赶往西京一座城。

在路行走非止一日，个天子来到娘家门口，对杠一撑，八败命就开声：“看门嘎，我问问你看，堂块有个马力家住堂哪堂子啊？”看门格校尉官跑到外间，“你这个女子，胆倒不小，竟敢呼唤我家九千岁名讳。”“啊，底高？哪是九千岁？”“马力就是这家里九千岁哇。”“啊呀，格你是校尉官。”“不错，不错。”“校尉官，你帮我报，报于我家母亲交我家弟弟马力知道，我是马巧云，交马力九千岁嫡亲姊妹道理。”“啊咿嘎，原来是小姐家来了嘎，格你蹲堂块王府门口么等一等，我告诉九千岁好知闻。”手脚不慢，来到银銮殿上，拿这个事情告诉了九千岁。马力心上就想：要是想到往常她对我怎呢，我上她家去，对我格种腔调，

哪怕对我叩啦三个头，总不要她上门来。

回过来再一想：父亲死啦得格，就该这个姐姐，如果不等她进门，我家妈妈心上总不好过。“校尉官，既是我家姐姐家来，你赶紧大开正门。”拿府门一开，夫妻两个对里直栽，来到银銮殿。太君娘娘听见说女儿女婿来了格，赶紧也到银銮殿上，格太君娘娘背住女儿女婿一个人一只手，随手就开口：“女儿女婿啊，好了你们有四小车银子送把我家，不呢妈妈我也老早死啦得格。”马巧云也弄了莫名其妙，我又不曾有钱送把她，她说我送四小车银子把她家。因为多时不曾有好格吃，格八败命看见格酒就像穷吼，一山海碗饭做两口。马力看看实在看不过去了呱：“姐姐，你慢慢吃嘎，不要拿酒吃呛了格。你仔细尝尝看，弄嘴仔细咂咂看，也是我家这酒好吃，也是个咱你家格面汤好吃。”

格八败命、扫帚星马巧云闻听这一声，脸总红到耳后根。

一句话总不作声，拚命蹲杠吃。马力就说：“姐姐，你吃嘎，不要着躁哇，你定心拿肚子吃饱，我家又没得狼狗放出来咬呢。”格太君娘娘么就说格：“儿啊，姐姐、姐夫难得家来，不嘎他们要吃么，你蹲杠说底高呀？底高没得狗子咬哇？底高没得面汤好吃？”肇九千岁马力才拿走家里去，断拉路费银子，抛拉钱，讨饭讨到她家去，她家贺生日，怎呢对他不好，从前到后就说把这个滕氏太太一听。

滕氏太太上上下下听完成，嘴里就骂了不绝声。

一把拿马巧云来背住，拳打足踢不容情。

“妖韶，你这个冤家么虽然年纪轻，倒哪里有格势利心。校尉官，不能耽搁，替我拿这个妖韶、势利小人，拖到府门外间去，

拿这冤家丧残生，决不要饶赦她一人。”

马力心上就想：我身为九千岁，我家妈妈要叫杀我家姐姐，等人家不晓得内情格人传

出去，说我九千岁拿姐姐总杀啦得嘎，这还了得格？

如果我拿我家姐姐么丧残生，最后落不到好名声。

赶紧跑到前间帮求饶，说好话，“母亲啊，千万千万不能拿姐姐杀啦得嘎，我家就该姊妹两个哇。亲娘啊，

格你同胞姊妹看娘面，我们千朵桃花一树生。

母亲，千万千万不能杀姐姐哇。”虽然过咱来家对姑娘王凤英不好，王凤英也来说好话了，“婆婆啊，不要杀姐姐哇，就该姊妹两个了格，杀拉她不好。”滕氏太太对这个势利小人是恨之人骨，咬牙切齿，“儿子、媳妇啊，

你们如果不拿这个冤家身丧命啊，我老身就不要命残生。”

嘴说这话，拿衣裳捞起来，头呢朝这个衣裳肚里一蒙，腰把子一躬，拿头对格盘龙柱高头就冲，好了马力背住得，不然滕氏太太格天子冲杀得格。“儿啊，今朝有我无她，有她无我。”马力为难了，一个自己母亲，一个自己嫡亲姐姐，说：“罢也罢了，不呢么我家母亲又不要命。校尉官，我上我家姐姐家去千里迢迢，她说借两斗鸡鸭谷把我，也是看了母亲面上情份，只有母亲才值到她家鸡子鸭子，替我拿我家姐姐吊她后间鸡鸭棚里去啊。”随手拿这个八败命拖到鸡鸭棚里去啊。格大家校尉官听听这个人心肠干黑法子，对自己兄弟也干格心黑，九千岁又不曾叫怎呢吊相，随手拿三箍头麻绳，七箍头担绳拿得来，就拿这个马重阳——马巧云八败命吊起来。怎呢吊格？颠倒吊了来鸡鸭棚里，头朝底，脚朝上。

吊了一天一夜整，七孔流血丧残生。

众位，讲经么总叫劝善，像照这个人不曾有好处，叫行好得好终身好，势利不曾有好收成，也不曾有好好棺木，就弄了一口薄皮子材拿她安葬啦得格。就说格：“姐丈，你对我也好格，格么姐姐不好。现在呢，姐姐死啦得格，我家堂家里彩女多了，尽你挑选一个。姐丈啊，

你家生男并育女，传接你姐丈后代根。”

肇这王誉爵就来马力家和彩女成婚匹配。格么滕氏太太要问：“儿啊，格姐姐对你干不好，这些银子走哪里来格？”肇就告诉她怎样来凉亭里上吊，卢尧救家去，就好了这个卢尧。肇有滕氏太太亲自写了一封书信，打发校尉官送到东京，拿卢尧家夫妻两个请到她家去，对她们夫妻两个打了招呼。三个人讲讲，有滕氏太太交马力来到金殿，就拿这个事情从前到后就讲把万岁一听。马力就说呱：“万岁，我家这哥哥确实比嫡亲哥哥还要好点咧。”太君娘娘就说格：“自古至今，不曾有哪家嫡亲姐姐，对自己同胞兄弟干格心黑，我要请你万岁吩咐风流才子、自在臣相，以我们全家团圆、能够和合、蹲家享福，

从前到后写一部忠孝卷，千古流传劝善人。”

我们讲到现在，也算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，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拜送落难星宿上九霄。

天赐平安福，人同富贵春。和佛保延生，对不起众善人。

刘正坤 讲录
吴根元 整理

